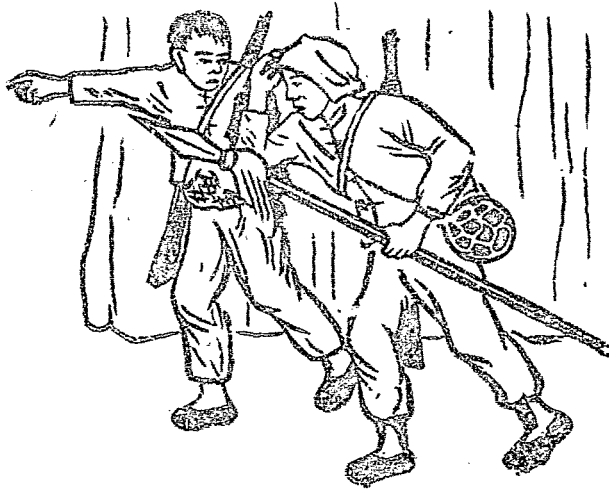


新文藝叢刊之三

解放區獨幕劇選

第二集
舒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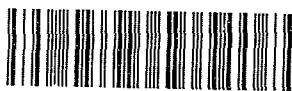


北平生活書店印行

854.6
925.8
:1

選劇幕獨區放解

編非舒



3 0475 0521 3

行印店書北東

月三年七十三國民

解放區獨幕劇選

著者 舒 非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

每冊定價四〇元

佳.2000. 版再月三年七卅國民

目次

序言·····	(一)
把眼光放遠點·····	(一)
糧食·····	(三七)
保衛合作社·····	(七三)
後記·····	(一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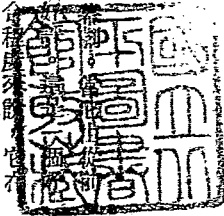
序言

把眼光放遠一點是敵後所創造的一個劇本，一個反映敵後人民生活和鬪爭的獨方回來的西戰團第一次在延安演出的時候，它立刻得到了它的觀眾，取得了大家的劇本。以它所描寫的內容的新鮮和它的藝術的力量，以及它的大眾性和藝術性的結合程度來說，它不抗戰以來所產生的劇本中，算得是最特出的，非常優秀的一個。

這樣的評價太高了嗎？我想是不高的。

那末，這個劇本到底顯示了一些什麼給我們看，給與了我們一些什麼東西呢？

它把我們帶到了敵後的世界。地點安置在冀中區，這敵後鬪爭最頻繁，最緊張的地區，時間又是在一九四二年『五一掃蕩』後，正當敵人進攻最殘酷，我們在敵後遭受挫折的時期，但作者却沒有給我們看一回八路軍或民兵的鬪戰，他們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主義，和另一方面敵人的野獸般的殘暴。它只是給我們看了這個世界的一個小小角落：一個簡單的農民兩兄弟的家庭在一天當中所發生的事情。但是沒有一件事情不是與民眾對敵鬪爭聯系着，隨着事件展開的，是敵後人民的心靈的躍動的一幅何等深刻的圖畫呵。在這個劇本裡沒有出現流血的鬪爭，但是不流血的鬪爭却以同樣緊張的程度和非常巧妙的形式進行着。敵人兩次的搜查沒有出問題，這只是一種僥倖；誰都知道流血的事情隨時可以發生在這一家人身上，正如可以發生在敵佔區的每一個人身上一樣。他們一家人已經臨到了災難的邊緣



了。在有敵人的地方就莫想有太平的日子好過。當一開幕：

『鬼子下砲樓嘍！鬼子下砲樓嘍！』

『各家都準備呵，鬼子要下來啦！』

一片噓聲，一種恐怖的空氣立刻籠罩了一切。敵佔區的人民就是在這樣一種恐怖的空氣下提心吊胆地過日子。

『這日子該怎麼過呀？』

由老大妻子的口裏叫出來了，這是敵佔區每個人心裡都要發生的問題。特別是因為這地方過去八路軍在過，才不久被敵人佔了去的，這裏的人民會經過了鬭爭的鍛鍊，他們得到過革命的好處，和共產黨八路軍有了血肉的關聯，他們自然會更尖銳地感覺着『這日子該怎麼過呀』這個問題。人總得過日子，有兩條道路擺在你的面前，聽憑你來選擇。一條是繼續鬭爭，採取各種方式，隱蔽的和公開的，非法的和合法的，另一條就是屈服，做順民。老大與老二兩兄弟之間，以及從而妯娌之間的戲劇性的糾葛就是這兩條道路的鬭爭的反映。

老大是一個堅定、忠實、捨己爲人的人，憑着他的堅定和智慧，他很巧妙地對付了敵人，堅持着鬭爭。在我們廣大的敵後根據地，正是從這種人民的堅定和智慧裏面，這才創造出了多少制服敵人的鬭爭方法和鬭爭技術，多少出奇制勝的戰術呵！然而人不都是一式一樣的，人民裏面也有脆弱的部分，不是每個人都經得起考驗的。『環境變了，人也變了』。老二就是這樣一個不堅定的人的典型。他也會『革命』過，抗過日，但當敵人來了的時候，他就動搖了。老大罵得他頂痛快：

『革命鬧得熱鬧的時候，你也裝得可進步呢！那時候你也願意出頭，也願意露面。等環

境變了，你就縮頭縮腦，光看眼前一點利，什麼落後的事情你幹得出來了。」

是的，好多的落後的事情！他正和他妻子偷偷地在商量如何去堅壁，你聽吧：

「堅壁什麼呀！」

「哎，衣裳，糧食，鋪的蓋的，大大小小的，碗碗盆盆，什麼不要堅壁呀！還有——」

「還有什麼呀！」

「走吧，快堅壁吧，一會兒你就知道啦！」

「哎喲，這來得及嗎？」

「來得及，堅壁一點是一點。」

「堅壁一點是一點」。堅壁得愈多當然愈好。怪不得老二抱了那麼一大堆包袱跑到大門口，頭碰到門上了；妻子呢，提了兩個罐子出來，罐子裏面裝滿了錢，又是邊區票，又是預備票。他們生怕堅壁少了一點東西，又担心着怕給睡在隔壁的老大聽見了。他們真是忙壞了。老二弄得滿頭大汗，一身是土。當他們正盼望着的兒子從八路軍開小差回來的時候，他們夫妻倆個這一下可高興了。是他們寫信叫兒子回來的，他們立定了主意的，兒子到敵人崗樓去領個居住證，好長待在家裏過安生日子。他們商量將兒子如何暫時隱蔽起來。他們打算把他藏到坑頭洞裏邊去，但立刻記起了那個洞口已經填上。這怎麼辦呀？只得去再挖開。『那還來得及嗎？』『挖一點是一點。』又是弄得滿頭大汗，一身是土。

3

在這裏，農民的自私與眼光短小被給與了熱辣辣的諷刺。堅壁的那個場面和對話是諷刺文學的優美的標本。但是這種諷刺不是對敵人的，而是對人民自己的。筆裏沒有包藏殺意，却滿含同情。這是一

種善意的諷諭。同自私和眼光短小一道，我們也看見了農民的善良和純樸的本質。老二夫妻倆個都不是什麼壞人。他們只是捨不得錢財，捨不得兒女罷了。你聽老二的夫人說的多麼在理：『誰沒有兒子？誰的孩子，誰不心疼？』『自私產生出了一切惡靈。他們忘記了這是『抗日的年月』，忘記了『不走鬼子，那兒有安生日子過』。』

老大的兒子大剛在勸他的兄弟二嫂重歸隊伍的時候，說了一段義正詞嚴的話：『想回家過安

生日子，安生日子在那兒啦？你不把日本鬼子打走，就有安生日子給你過啦？你也不打

日本，我也不打日本，全中國都像你，那日本能打出去啦？你好好的想想吧，把眼光放

遠點，打走鬼子再回家，到那時候才有安生日子哪。』

這是老大的兒子大剛對老二的兒子二嫂說的，也可看做是老大對老二說的，這就是全劇的主旨。

但是不論是大剛說的也罷，老大說的也罷，正弄錯道路上走着的老二不是單單一席話所能够說得回轉頭來的。需要實際的教訓，革命的力量才能把他從錯誤引到正確的道路上來。現在環境雖然變了，但鬪爭並沒有終熄，革命的潛勢力正旺盛得很。敵人的搜查顯示了我們的秘密的鬪爭與公開的合法的鬪爭之巧妙的結合，顯示了爭取偽軍與維持會長的重大的作用，不僅如偽軍自己所說的：『到了反攻的時候，咱們也是一份抗日的力量』，他們就在現在已經對革命有所幫助。正是這一切革命潛在力量包圍了，支持了老二，使他最後是站到了革命的方面。

這個劇本充分地表現了它的現實主義的特色。它用輕鬆的喜劇形式傳達了嚴肅的鬪爭的故事，通過一個農民兄弟的家庭反映出了敵後人民的精神的世界，他們必然要走的鬪爭的道路。各種矛盾集中着，而一切矛盾都用鬪爭來解決。這裏行動蓋過了一切，沒有長篇大論，語言是精練的。性格從行動

中顯示出來。

自然，這個劇本所反映的只是我們在敵後遭受挫折的一個時期的現象，並且是帶些消極因素的現象，雖則作者正是從這一個側面來反映了革命力量的根深蒂固，它的強大和不可摧毀。從去年到現在，我們在敵後是又大大發展了，多少驚天動地的鬪爭的故事，英雄的事蹟等待着藝術上的反映呵。比起現實的豐富和飛躍進展來，這個劇本是不能完全滿足我們的要求的。它是一件藝術品，但還只是一件小小的藝術品。它在它所選擇的題材範圍內是已經盡了藝術表現的能事；作者的風格和才華已經顯露出來，不能不叫我們驚嘆。作者以及其他正在前方或新從前方回來的戲劇工作者們，我們有理由希望你們能給我們更多更好的東西啊，那稱得起『偉大作品』的東西！

周揚

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

把眼光放遠點

冀中火線劇團集體創作

胡丹沸執筆

西北戰地服務團集體討論

牧虹修改

人物

老大——偽村報告員，五十多歲。

老二——老大之弟，四十多歲。

老大妻——五十歲。

老二妻——四十歲。

老福——偽村維持會會長。

二傻——老二的兒子。

大剛——老大的兒子。

偽軍——傾向八路軍的。

日軍小隊長——狡猾，貪婪，到處找岔子要錢。

地點 冀中區，一個有鬼子砲樓的村莊。

時間 一九四二年「五一掃蕩」後，秋天。

自從一九四二年五月敵人進攻後，這地方就被敵人佔了。鬼子的砲樓就修在村邊。

事情發生在一個院子裏，這院裏住着兩家，是親兄弟倆。

清早，天還沒亮，就聽街上有人喊：「鬼子下砲樓嘍！鬼子下砲樓嘍！」各家都準備啊。

鬼子要下來啦！」

老二 (在內) 啊呀，啊呀，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

二妻 (在內) 快起來，快起來呀！

老二 (在內) 我的褲子呢？

二妻 (在內) 這兒，這兒，別慌

老二 (在內) 拿給我。

二妻 (在內) 給，快點穿呀！

老二 (在內) 我的鞋呢？

二妻 (在內) 我給你找，你快出去吧！

老二 (慌慌張張的光着腳出) 啊呀，我的鞋呢？哎呀，你看來的這麼快。

二妻 (拿着鞋，一邊扣着扣子出) 給你鞋，我說你呀，你真是經不起一點事，鬼子還沒來呢，你就

吓的那樣。

老二 (穿鞋) 你別說了，鬼子下來了，你起晚了，不又得出事？(跑到老天門口) 哥，哥，鬼子下

來啦！快起來吧！

二妻 人家希罕你叫，人家自己聽不見？

老二 (對妻) 你看你，(又叫) 哥，快出來吧！

老大 (出) 什麼事大驚小怪的，天還沒亮呢，就曬起來啦。

老二 不是，哥，鬼子下來啦！

老大 沉着氣！這是誰說的？

老二 (不說話了，蹲在地下)

大妻 (出來) 哎呀，一大清早就鬧哄哄的，唉，這日子怎麼過呀？

二妻 怎麼過呀，反正日子得過下去。噢，鬼子下砲樓啦，你們還不知道？(對二) 像你，睡的跟死豬一樣，叫都叫不醒。

大妻 (向大) 你聽見沒有？

老大 呆着你的吧。唉，這會兒還顧得上鬧這個。

(外面又有人聲及老二的聲音：「不要亂……」各人都回各家去！)這時老大他們都跑出去。

二妻 (回來) 唉，一有事，我就想起我那二傻來啦，老天爺，可要保佑二傻這孩子平平安安的。誰知道多會兒才能回來？(看見嫂子回來) 哦，嫂子，你說二傻那孩子該平安吧？

大妻 平安不平安，管那些幹什麼，反正他在隊伍裏抗日，總比在家裏蝨，那還要咱們操心呀？

(欲回)

二妻 (不高興) 哼！誰沒有孩子？誰的孩子誰不心疼？

(老二，老大，老福由外上)

老二 那個村也是這麼着！鬼子也是什麼都要，什麼都搶！

老福 哪個村也是這麼着，除非那些專門造謠的人，才不這麼說呢。

老二 (稍停) 那二傻這孩子可該平安吧？

老福 平安，平安，昨天黑夜黑家小栓子回來啦。

二妻 小拴子回來啦，那二傻子回來不？

大妻 大剛呢？（關心地）

老大 你怎麼也這麼想？（在一旁抽煙）

老二 小拴子回來，就不再回去了吧？

老福 不是，不是，人家小拴子回來，（看了看外面）是代表他們連裏來慰問咱們的，他說他們就要到山裏邊受訓去，說什麼準備反攻呢，他們就要走啦。

老二（自語）小拴子都回來啦，那二傻子怎麼不——（對老福）那二傻們都好吧？

老福 他們都好，小拴子回來說啦，咱村去參加的那十二個子弟兵，都纏在一個連裏。

老二 都纏到一個連裏，那他們反『掃蕩』裏邊沒受到什麼損失吧？

老福 沒有，沒有，有一次，他們在王家莊叫鬼子包圍住了，鬼子有五六百人。咱們才一個連，打了兩個多鐘頭，他們就衝出來啦，還打死了二十多個鬼子。

老二 二傻們沒有事吧？

老福 沒有，咱們隊伍上，才有四個掛彩的，咱村的一個也沒有。

二妻 哎呀，（鬆了一口氣）老天爺。

老福 哎，老二，這都是軍事秘密呵，可不能給別人說。

老大 可不能亂說。

老二 不，不說，可不敢說，二傻平安我就放心了。

大妻 還是人家扛槍的好，像咱們哪，走到那兒，那兒就有鬼子，那兒也不安生。

(老二夫婦交頭接耳)

二妻 哦，我去找小拴子問問，問問二傻到底平安不？

老福 (正在給老大對火，急擋住) 哦，平安，平安，你別去找小拴子了，有什麼話我替你代問吧。

小拴子說，他一會就回隊伍去了。

老大 人家在隊伍上，還不比咱們道理明白的多，不打走日本鬼子不回家，這還有什麼好說的？

大妻 不興人家有別的話說？

老大 那還有什麼話說？

二妻 (看風使舵) 嗯，不去就不去，反正咱們二傻……(看了看老大，不說下去了)

老二 (脫口而出) 反正二傻有心眼，他總會自己回來的。

老大 老二，你怎麼能這麼想，他們當八路軍去抗日不比在家裏強？這怕什麼？這是抗日的年月嘛！

二妻 啊，怕什麼，不怕。(對二) 咱們也是抗日！

老二 對，咱們也是抗日。

大妻 哼，誰怕誰心裏知道。

老大 唉，你少說幾句不行嗎？

二妻 嚇，嫂子，你心裏怕不？

大妻 可不是，我心裏成天價就盼着我那孩子回來……

二妻 嫂子，你可不能這麼說，你別比着鷄馬狗，嘴裏說的好聽，誰知道心裏哆嗦不哆嗦呀？

大妻 我沒說你，你疑心什麼呀？……

一妻 你別真一半假一半的，你有什麼話你就直說……（二人吵起來）

老福 哎，哎，大清早妯娌倆就這麼吵鬧鬧的幹什麼，是怕日子過得太好了嗎？

老大 （對大妻）進去，呆着去。（大妻進內屋）唉！真是沒辦法。

老福 （看看天氣）時候還早呢！你先歇着，呆會再到砲械上報平安吧！我先回去看看。（下）

老大 （對老二夫婦）天氣還早着呢，你們進去歇着，有什麼事，不要驚慌，有我支應着呢！（下內

屋）

二妻 一早就鬧成這個樣子，這日子怎麼過下去呀！

老二 一亂哄哄的，我就想起我那二傻來啦。（小聲）二傻這孩子也不回來。前日個堅壁的東西，又

都取回來了，鬼子看見啦，又得搶走！這怎麼辦呢？

二妻 再堅壁了吧！

老 來得及嗎！

一妻 來得及，哎，輕一點。

（跑到老大房門偷聽）

老二 怎麼啦？

二妻 睡啦。

老二 睡着啦？

一妻 那怎麼知道呢！小聲點，快去堅壁吧！

老二 堅壁什麼呀！

一妻 哎，衣裳、糧食、鋪的蓋的，大大小小的，通通都帶走，什麼不要緊呀！還有……還有什麼呀？

二妻 走吧！快堅壁吧！一會兒你就知道啦！

老二 哎呀！還來得及嗎？

二妻 來得及，堅壁一點是一點。

（老二進內屋，二妻跑去把大門關上，也進內屋）

老二 （在內）還有那個，那個包袱，給我。（房內有拾掇東西的聲音）

一妻 （在內）快點吧！

老二 還有我那一對新鞋，擱上，擱上。

二妻 （在內）快點吧！快點！

老二 我就走嘍！

（老二掏着一大堆包袱、被褥、雜亂東西上）

老二 （跑到大門口，頭碰到門上）怎麼！怎麼你把門關上啦？

一妻 （抱兩個罐子出）怕人家看見，人家看見了還得了！

老二 快開開。

一妻 來啦！來啦！

老二 （見她提兩個罐子）你怎麼拿兩個罐子出來，這幹什麼呀？

一妻 堅壁！

老二 這裏邊是什麼？

二妻 是錢。

老二 是錢？

二妻 小聲點。（跑到老大房門前偷聽）

老二 怎麼啦？

二妻 睡著啦！都睡著啦！在那兒做夢呢！

老二 做什麼夢？

二妻 那誰知道。

老二 這裏邊是什麼？（指櫃子）

二妻 這裏邊是準備票。

老二 準備票，這裏邊是什麼呀？（指另一櫃子）

二妻 是邊區票，這五百塊錢，等着二嫂回來，給她買東西。

老二 把準備票留下吧！準備票不吃香啦！光堅邊區票，邊區票硬着呢！

二妻（想了想）那兩樣都堅壁不更好嗎？

老二 把準備票花出去吧！準備票不保險。

二妻 唉！快着吧！快去堅壁吧！一會來不及啦！（這時老大妻從門內偷看）

老二 哎！你快把門開開。

二妻 好！給你開。（二妻開門，夫婦下）

老二（在後台）你怎把鐵鍬忘了拿來了，真是。

二妻（跑上）我給你去拿。

老二（在外）快着點！

二妻（拿鐵鍬上）來啦！（急下）

大妻（急出往外看）啊呀，你看他們忙的，又是衣服，又是罐子的，一有動靜，他們就鬧騰起來

啦！（叫大）哦！你出來看呀！

老大（上）看什麼呀！

大妻 你看他們變魔法呢。

老大 一有個風吹草動的，就不知道怎麼辦好啦！不要他們取出來，偏要取出來，現在又忙的頭戴眼花的。唉！真是環境變了，人也變啦！

大妻 哼！人家才不聽你的話咧！……你看人家才分家幾天，就又是衣服，又是錢的，唉！你呀！

老大 老提這些個幹什麼呀，抗日還抗不過來啦！這時候只要餓不着就行啦！

大妻 唉！像你也好，把抗日工作做好就行了，像他們啦，一有動靜就怕東怕西的，要

不就想這個，想那個，想的事真是白天做大夢！

（老二拿鐵鍬上，弄一身土，二妻跟在後面）

老大 老二你上那去了？

老二（懼怕地）哥哥你不是說——

老大 鬼子要下來啦！

老二 這鬼子下來了，可怎麼辦呢？

老大 你給我沉着氣，（稍停）天不早了，你們在家好好的呆着，我要上崗樓報平安去啦。

（老二夫婦下）

大妻 大剛他爹，你可要小心點，已經打成這樣了，不能再挨打了。這身子骨再也經不起了！

老大 這是抗日的年月，有什麼好說的，這是給大家做事，就是再厲害一點，那也得擋過去，你在家

看着門。（欲下）

大妻 慢點走，我給你拿件大襖披上，才起來，怪冷的。

老大 不要了。（下）

大妻 （看老大下去了）唉！爲了大移的事，就是再受點罪也得擋過去，這日子什麼時候才到頭呢？

（外面人聲嘈雜，老大急回）

（老二夫婦急出）

老大 你們都進去，進屋裏去，鬼子下來了，我不叫你們出來，你們誰也不准出來，聽我的話。

（老二夫婦和老大妻急下）

（這時門外有腳步聲，上來一僞軍）

僞軍 哎，不要怕，還不是這麼一套，沉着氣，該說的就說，不該說的別說，說多了，說錯了，你們

麻煩，我也麻煩。

老大 是，隊長。

僞軍 什麼，雞巴隊長，談不上，小兵一個。

老大 是，老爺。

偽軍 唉！你這麼大年紀了，可別這麼稱呼，咱們可担当不起。（小聲）人家八路軍那邊是一律平等，偷偷的叫聲『同志』就行了。

二大 老總，咱們這可沒八路軍。

偽軍 哎，這個誰還不知道，不怕。媽的，天還沒亮呢，就起來啦（打哈欠）

（腳步聲，偽軍到門口看）

偽軍 來了，來了，哎，小心點。

（偽軍立正，日小隊長上）

日官 搜過了！（說着不熟練的中國話）

偽軍 搜過了，太君。

老大 太君，您這兒坐，（搬凳子坐下）您抽煙，太君。

（拿紙煙點火）

日官 有事沒有？

老大 報告隊長，今日平安無事，有事再報。

日官 （四處打量一下，稍停）這是你的家？

老大 是，太君，這是我的家。

日官 人的沒有？

老大 人？有，有？

日官 出來出來的，啊，出來出來的。

老大 (對內) 出來，你們都出來，出來見小隊長。

(老大妻出，老二妻拉老二出，大家戰戰兢兢的站着)

老大 給小隊長行禮。

(大家行九十度鞠躬禮)

日官 你們統統的一家？

老大 是一家，一個大門，能會有兩家。是一家。

日官 都是良民的？

老大 大大的良民。

日官 大大的良民，哈哈……

(走到老二面前，老二吓的不敢抬頭)

日官 (突然抓住老二) 你的兒子是八路的？

老二 老爺，老爺，老爺。

日官 你的說，你的兒子是八路的？不說，死了死了的，

老大 隊長，他是瘋子。

日官 瘋子？(仔細看老二，老二吓的不敢抬頭)

老大 哎，瘋子。

日官 (推大出去) 你的大大的良民，沒有你的事的，你的出去的。

老大 老爺，他是個瘋子，您放了他吧！

日官 出去出去的，這裏沒有你的事。（推出大）（抓着老二）你的說，你的兒子是八路的，有人報告了，皇軍大大的明白。

老二 老爺，老爺。

二妻 你說呀，你快說呀！

大妻 說，沒有，沒有兒子，你忘了，你不是沒有兒子麼？

日官（對大妻）他的說，不許你說的。（對老二）說的，不說死了死了的。

老二 我，我。……

二妻 說呀，說呀！

（老大急上）

老大 太君，他是個瘋子，不會說話，是叫天上的（比手勢）『噯——轟！』吓壞了的。

日官（突然轉向大）噯！他的說了說了的，你的兒子是八路軍，你說！

老大 太君。（鎮靜）

日官（狡猾地）說的！他的說了的。

（大妻偷偷的擺手）

老人（自然地）啊！哈，——太君，您別開玩了，我可沒有兒子，我那有這麼大的福氣。

日官（沒有辦法）沒有的？

老大 沒有。

日官 聽，開路開路的！（日僞急下）

二妻 真走謝天謝地。

老二 真把我吓壞了。

老大 快進去吧，別在這兒啦！

（日官突然回來）

日官 （又抓二）你的說的，你的兒子八路的？

老二 老爺，老爺。

老大 說，對隊長說，沒有，沒有兒子。

老二 沒有。

日官 沒有，（稍停）你聽我說的，你的兒子在八路軍的，沒有關係的，叫他回來，皇軍優待優待的，不回來房子燒了燼了的，人殺了殺了的，你的明白？

老大 明白，明白，誇嘛！

老二 明白。

日官 啊，你的明白的。（快走下）

老人 還不快進屋去，你看這多危險。

（老二進屋去，僞軍上）

僞軍 哎，還不就是這套一套，到那兒都是這樣。別怕。（打哈欠）天還沒亮呢，他媽的，連覺也不能好好的睡。

老大 老總，抽煙，這還得請你多照顧點。

僞軍 不客氣，親不親，一鄉人。

老大 (拿錢) 老總，沒闊餉吧？拿去零花。

僞軍 不能，可不能，咱們不能跟那些人比。

(老福上)

老福 收下吧，自己人花點算個什麼。

老大 收下吧，這算我自己的，含着吧！

僞軍 (接錢) 要不是這幾個月沒發餉，真不能收你們的，這真是叫鄉親們看笑話啦！

老大 那裏話，那裏話。

老福 這一點錢，花了算不了什麼。

僞軍 這錢照理是不應該收你們的，人家八路軍十七團敵工幹事常到咱們砲樓底下給咱們上課，這些

道理，咱們都知道，到了反攻的時候，咱們也是一分抗戰的力量。

老大 就是。

僞軍 你們有事吧，那我走啦！

老大 在家裏吃點飯再走吧！

僞軍 不啦，不啦，小隊長到別家去啦，我還得去。

老福 到村公所去吧，村公所還準備着呢。

僞軍 不啦，不啦，我走啦。(下)

老大 你說，老福，爲什麼偏偏到我們家裏來搜查呢，是不是有人告密了？

老福 我看這事得小心點，一定有人報告了。（外聲：老福！會裏有人找你哩，叫你快去）

老福 對，這就去，唉，這又不知道是什麼事，老大，走，你跟咱一塊去，我還有事和你商量呢。

老大 在家看着點門，注意着點，有人找我，說我到村公所去啦。

大妻 知道啦。

（老大、老福下）

大妻 （對二妻）環境變了，人也變了，你們過去那股勁呢，現在跑到那兒去了？怎麼也不積極啦，

也不模範啦？去年送二傻打鬼子的時候，說的可漂亮呀：『老鄉們，我送我二傻去當兵，去抗

日，打走鬼子再回家，你們都要向我們學習啊。』我還記得一清二白的，大夥兒這麼一鼓掌，兩

口子一得嘴都合不上啦，哼，那時候多光榮啊，現在那股勁跑那去了？

（在大妻說話的時候，大門外有人偷聽）（大妻下）

二妻 （上）你罵吧，你罵吧，咱就不會還嘴？你說呀，你說呀，你抗日咱就不抗日了？哼！幸虧我

二傻沒回來，要是二傻回來的話，可不知叫你們罵成什麼樣子了。

（二傻上）

二傻 娘！

二妻 （一驚）呵，二傻，好孩子，你怎麼回來的？

二傻 大娘呢？

二妻 在那屋呢。（指大屋）

大妻 在內) 誰呀?

二妻 (推二傻) 二傻，快進去！(進屋假裝鎮靜) 誰呀？誰呀？(又出)

大妻 (出) 誰呀？誰叫？

二妻 (跑到大門口) 噢，是來叫嫂子的。

大妻 誰來叫的？

二妻 許是大哥派來的吧？

大妻 唉，真是一天忙到晚。(說着下)

二妻 (關上大門) 二傻，好孩子，快出來吧。

(老二，二傻出)

老二 孩子，爹早就算着你要回來，你怎麼回來的？

二傻 我剛一進村，碰到咱村的老王，叫了我一聲，我就趕快從那個短牆跳過去，爬在那塊白菜地裏，吓的我動也不敢動，呆一會，我才打村西頭繞過來，剛走到門口，正趕上大娘大講演呢，什麼糗範呀，光榮呀，吓的我沒敢進來。

二妻 不怕，娘給你寫的信接到了吧？

二傻 接到了，信上說叫我回來，過好日子，鬧得我糊裡糊塗地就回來了。

老二 回來就好了，不要怕，回頭爹領你到兩樓上去領個居住證，以後就再也不怕人家來搜查了。

二傻 領居住證？(想了一會兒) 爹，娘，我還不如回去呢！

老二 可不能回去。

二妻 孩子，好容易，把你盼來了，你可不能回去。

二傻 我不回去？這會叫人家看見怎麼辦呢？

二妻 怎麼辦呢？

老二 怎麼辦呢？

二傻 爹，你還是先找個地方把我藏起來吧。

二妻 藏起來，這藏到那兒呢？

老二 這藏到那兒呢？

二傻 快着點吧，爹！

老二 噢，有了，有了，咱們炕頭上不是有個洞嗎？別人不知道，我就把他藏在那裏邊吧。

二妻 對，對，就藏到那洞裏邊吧。

二傻 爹，快着點吧！

老二 哎呀，我忘了，那個洞口已經讓我填上了。

二妻 哎呀，我說你呀，那怎麼辦呢？

老二 把它再挖開吧。

二傻 那就快着點吧。

老二 哎呀，那邊來得及嗎？

二妻 去吧，來得及，挖一點是一點。

老二 對，挖一點是一點。

(進去，裏邊傳出挖土的聲音)

二傻 我還不如走呢！真麻煩！（心裏不安的厲害）

二妻 孩子，別急，你不能走，在家裏住下，過安生日子吧。哎，你怎麼還穿着八路軍的便衣軍裝？快脫下來吧。(對內)二傻他爹，把你那件棉襖拿給二傻換上。

老二 (在內) 在那兒哪？

二妻 炕頭上。

二傻 這真麻煩！

二妻 好孩子，別急。

老二 (出) 給，快換上。

二傻 爹，快着點吧！

老二 快，快。(又進去)

二妻 孩子，來換上。(幫二傻換衣裳)

二傻 (忽然想到) 我們指導員說，(背書似的) 希特勒快完蛋啦，希特勒一完蛋，那日本鬼子也就快了，等到反攻的時候，參加的人就更多了，咱們的力量也就更大，打走鬼子也就更快了——

二妻 (一邊換衣裳，一邊說着) 看你心裏想些什麼，可別聽他們這一套，他們這一套不時興了。我給你說，夜裏格黑家小拴子回來了。

二傻 (驚) 小拴子回來啦？他說我什麼沒有？

二妻 看你吓成這個樣子，他沒說你什麼，你別怕，他回來不多會兒就走了。這兒有你爹，你娘給你

做主，那還怕什麼，回頭叫你爹上崗樓領個居住證一住，那怕他們天天來搜查。

二傻 (不耐煩地手動着)

二妻 (眼着他) 二傻，你看，咱們家的日子比以前過得好多了，多虧你娘有心眼，私下積了五百塊錢的體己，另外還置了十畝地，像你大伯，成天價做抗日工作，不能下地去受苦，光靠你爹一個人，那還行，是我要你爹逼着和你大伯分開了，現在咱們的日子過的一天比一天好，他們哪，有的吃就算好的了，現在雖說日本人來後，不如從前了，可是咱們還比他們好。唉！孩子，我說你聽呀。

二傻 我聽不進去！

二妻 哎，孩子，你別着急，你看你急成這個樣子了。

(外邊有敲門聲，二傻驚慌失措) 哎呀，孩子，快進去。(二妻推二傻急進)

老大 (在外) 開門！開門。

二妻 (出) 來啦，來啦！(開門，欲走。老大和老福上)

老大 (驚疑) 有人來麼？

二妻 (趕快往回步) 不知道。(進屋，老大、老福對看了一眼)

老大 (對自己屋) 有人來嗎？(屋裏沒人答應) 啊，沒在家。

老福 沒在家？(奇怪)

老大 真是又跑那去了？

大妻 (由外邊急忙的進來看見老人在這兒) 哎喲，我那都找遍了沒有找到你，街上人說你回來了，

我才趕回來的，你到底找我有什麼事啊？

老大（奇怪）我沒有找你。

大妻 哎，你不是派人來叫我嗎？

老大 沒有，我沒有派人叫你。

大妻 你沒有，那他嬌子怎麼說你派人來叫我，我問問她去。（往二屋裏去）

二妻（急出，站在門口）是我聽錯了。（又進）

大妻（氣憤）聽錯了？

老福 我看這裏邊有問題，八成的回來啦！

老大 我去問問（到二門口），二傻回來了沒有？

二妻（急出）什麼？二傻？咱們不知道。

老大 二傻回來了沒有？

二妻 不知道！沒回來，他回來幹什麼呀。

老大 沒回來？不能吧！（稍停）讓我進去看看。

二妻（急）我說沒回來就是沒回來。

老大 不行，讓我進去看看。

二妻 你不能進去！你不能進去！

老大（一把拉過二妻），我非要看！（剛要進去，老二衝出來關着門）

老二（大聲地）哥！你怎麼欺侮人？

老大 老二你說，二傻回來了沒有？

老二 我怎麼知道呢？

老大 讓我進去看看。

老二 二傻就是沒回來嘛！你進去看什麼？

老大 老王看見他回來啦！

老二 老王看見了？這才是見了鬼了呢！

老福 老王在村頭站崗，看見二傻偷偷的回來，人家老王看錯了？

老二 (堵住門，嘴裏咕嚕着) 這真是活見鬼，二傻回來了，二傻還不知道在那呢？

老大 (對屋內) 二傻，出來吧，不要緊，大伯看見咱家回來個八路軍，心裏多喜歡呀！你回來不

怕，出來見見大伯！大伯不會給你爲難！

老二 這真是見鬼了，你們給誰說話呀！

老福 二傻！出來吧！不要緊，這裏都不是外人，這是你大伯！還有你老福叔，我是你村長，有什麼

困難！我可以替你解決，出來吧！你大伯跟我都不會給你爲難的！

老二 你們真是見鬼了，你們叫吧！看你們能叫出來？！

老大 (氣憤) 老二，過去！讓我進去看看！

老二 你不能進去，你不能進去！

老大 讓我進去！

老二 哥！你怎麼這麼不講理。

老大 老二，過去！（一把拉開老二）

老二 哥（正在這時候，二傻忽由內出，站在門口）

二傻 大伯（低着頭）我回來了！

老大 啊老二！

老二 （氣極）誰叫你出來的？（打傻）

二妻 你這個傻王八蛋！

大妻 你們打孩子罵孩子幹什麼呀？這都是大人的不是。

老大 老二，你搗的什麼鬼！大天白日的，你幹的什麼事？二傻，你怎麼回來的？你是請假回來的？

二傻 沒請假就跑回來了。

老大 啊！是開小差回來的！唉！你簡直替咱們家丟人，快給我回隊伍去，快回去！

二傻 （不說話）

二妻 二傻，咱們可不敢留你，你呆會兒吃一飯就走。

老大 要走馬上就走！

二妻 我不是說了麼，呆會兒就走，吃點飯就走。

老二 對！吃點飯就回去，咱們可不敢留你。

老福 （故意的）老大，我看這樣吧！既然回來了，就在家住着，回頭上崗樓領個居住證就別走了。

二妻 別，別，別，領那個幹什麼嗎？呆一會兒就走，呆一會兒娘送你去。

老福 （嚴肅的）哼！反正崗樓叫咱們封鎖住了，誰要想領居住證不通過咱們維持會，那怎麼也辦不

到。

二妻 哟！老福叔！你把我们看成什麼人了？

老大 二傻，你快給我走。

大妻 二傻，你還不快回去？

二傻 爹，娘，我是該走了。（要走）

二妻 不能走，（拉住）二傻，不能走！（外邊有人喊老福：老福，會上有人找你，有要緊事，快來啊。）

老福 噢，來了，這一件事還沒辦完，不知又出了什麼事了。老大你就在這兒解決了吧。（下）

老大 （稍停）老二，你看你成了什麼人了？做的什麼事，你過去說的大話呢？

老二 說句實心話吧，從二傻給大剛挑戰那一天起，我就沒有願意過；我就從心裏不願意讓二傻參加去，要不是怕鄉親們批評我，要不是怕人家說我落後，我就說什麼也不讓他去！

老大 （沉痛地）老二，你過了兩天好日子，你就變成這樣了，你就忘了本了，要不是八路軍來，你怎麼會有現在，你起心眼裏就不願叫二傻參加去，你這是想的些什麼？你忘了你先前吃鹽曬菜，

一頓飽一頓飢的時候了？這些事你都忘了麼？革命鬧的熱鬧的時候，你也裝得可進步呢！那時候你也願意出頭，也願意露面。等環境變了，你就縮頭縮腦，光看見眼前的那麼一點利，什麼落後的事情，你都幹出來了，你把革命放在一邊，處處爲自己打算，你真是一貫的落後！

老二 （不說話）

二傻 爹，娘！我走才對呢！（心裏很難過）

二妻 你不能走！就是不能走，你罵吧……就是不能走。

大妻 二傻！走吧！回隊伍去，你還跟你爹娘跑嗎？

二妻 看你說的多希罕呀！走！往那兒走哇！

老大 二傻，你自己怎麼一點主見也沒有？啊！你這開小差的貨！

大妻 要是咱們大剛就不會這樣。

老大 大剛要這樣，我一巴掌搥不死他！

二妻 你們大剛好，你們大剛有主見，隨你們說吧；反正我打定主意了，二傻說什麼也不能走。

（老福叫：『開門，開門！』）

老大 誰？

老福 我，開門！

老大 老福來了，（向大妻）把門開開！（大妻去開門）

大妻 怎麼？大剛回來了？（奇怪）

（老福推大剛上，大剛手還叫繩子綁着呢）

衆 怎麼大剛回來啦？

老福 開小差的又一名，開小差的都出在你們家裏了。

二妻 （可抓住把柄了）你們大剛可好，可有出息，不是那開小差的貨！

老二 哼！也是沒有出息的東西，開小差的貨！

二妻 說人家的時候，嘴張得可大呢！這一回可叫你們有出息的大剛堵了個嚴。

老二 可光榮呢！

老大 (氣憤已極，上前打大剛) 不要臉面的東西，在隊伍裏那點不好，你偏要鬧小差！你看看爹這幾個月挨打受氣爲的什麼，你爹快叫日本人打成癱傷了，(咳嗽) 這是爲的什麼，還不是爲的咱們把鬼子打出去，將來過安生日子？你偏給我不爭氣，鬧小差，你給我滾回去！(又毆打大剛，老福勸住)

大剛 爹！我早想家裏沒有人手，放心不下，回來看看的。

老大 這有什麼好看的。

大剛 爹！我特地假裝綁着，想把鬼子哄住了，在家裏過太平日子。

老大 放屁！過太平日子，太平日子在那兒啦？鬼子三天兩頭下崗樓，今天抓人明天要東西，這那兒有太平日子給你過，你不好好在隊伍上抗日，偏要鬧小差回來！回去，你不回去，我不認你是我的兒子，你真正把咱家的臉都丟盡了！(又上前打)

大剛 老福叔，你勸我爹，讓我在家裏呆着吧，我實在不想回隊伍去啦。

老大 你不回去，我這家就不讓你呆！

老福 大哥別生氣，先到外邊歇一會，有什麼慢慢的說，這還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

大妻 大剛，你這孩子可把我氣死了！(氣憤欲哭)

老福 大嫂，你也不要生氣，咱們都到外邊歇一會吧！

(老大夫妻、老福下)

老福 (又上) 我就知道你爹不高興。(大剛笑) 你還笑呢，一會兒回隊伍去。好好地在這兒想想

吧。(又下)

二傻 大剛哥，我沒有跟你請假，就跑回來啦，你也沒有跟排長請假就跑回來啦？

大剛 那天看到你接到一封信，以後就不見你啦，我知道你一定是回來啦，我也不想在那兒呆了，就偷着跑回來啦。

二妻 還是你大剛哥好，看的清楚，大剛啊！你可不像你爹你娘那樣。

老二 大剛，你打算怎麼辦呢？

大剛 叔叔孀子，我綁着回來就是想法兒糊弄鬼子，好在家裏過安生日子，可是我爹又要叫我回去，你們看這怎麼辦呢？

老二 別回去，到崗樓自首去。

大剛 自首？

老二 到崗樓領個居住證，回來住着就不怕他們來檢查了。

大剛 那行麼？二叔！

二妻 行，有你叔叔孀子給你做主，管你爹娘願意不願意，呆一天是一天，呆一會兒是一會，呆長了那怕他們不願意。

大剛 就這麼辦吧！那二傻兄弟呢？

老二 二傻我打算就這麼辦。

二妻 對，二傻也打算給他這麼辦。

老二 哎！大剛，心裏這麼想，嘴裏可不能這樣說。

二妻 大剛，千萬可別說出來。

大剛 叔叔燧子，這麼辦行嗎？

老二 那有什麼不行的！

二妻 行。

大剛 就這麼辦啦。

老二 對。

大剛 (突然把繩子弄開，大聲叫) 老福叔，進來吧！咱們的估計完全對了。

老二 怎麼啦？大剛你這孩子！

二妻 唉，你看你，你都說出來啦。(老福、老大夫妻^急着上)

老福 裝的可像呢，呆一會就走，吃了飯就走，哈，早就知道你們心裏想的是什麼了。

老大 大剛好孩子，爹打疼你了吧？

大剛 不疼，爹。

大妻 好孩子，你真能幹，會想法子，娘可把你錯怪了。

老大 剛才你老福叔跟我說了，我才知道，你真是個好孩子，你回來得正好，給爹解決了一個爹不能解決的問題。老二，怎麼辦呢？讓他們趕快回隊伍吧！

老二 (低頭不語)

大剛 二嫂，怎麼你真把那傻勁拿出來啦，那天我看你接到家裏的信，你就真的跑回來了。想回家過安生日子，安生日子在那兒啦？你不把日本鬼子打走，就有安生日子給你過啦？你也不打日

本，我也不打日本，全中國都像你，那日本就能打出去啦？你好好的想想吧，把眼光放遠點，打走鬼子再回家，到那時候才有安生的日子哪。

二傻（知道自己錯了）爹，娘，我是該回隊伍去啦。

二妻 你不能走，說什麼你也不能走。

大剛 叔叔，嬭子，我是他的哥哥，在連裏我是他的班長，我要對他負責任的，他這回偷跑回來，他跑到那兒，我也得把他找回去。

二傻 爹，娘，我走了。

老二 你不能走。

大剛 二傻你還呆在那兒幹什麼呀！還不快走，爹，娘，叔叔，嬭子，老福叔，反攻的時候再見！
（老二夫婦抓住二傻不放）

老大（氣極）老二我跟你拚了。

二妻 拚了吧，拚了吧！

（大剛二傻剛出門，外面就響起來了：『皇軍來了！皇軍來了！』老福急出門看，急回）
老福 不行了！不行了！已經到了衛衙口了，出不去了。

衆人 怎麼辦，從那兒走？（大亂）

老大 快跳牆！

老福（在門口望着）跳牆也來不及了。

老大 老二，你看你幹的什麼事？咱們這一家子都要死在你手裏了。

大妻 別埋怨了，快想法子吧！

老大 趕快進屋去，藏着，別出來，老二都進去。（老二夫妻，二僮進屋）

大剛 爹！我還是衝出去吧。（把盒子槍掏出來）

老大 先進去，看爹眼色行事。（老大妻，大剛進）

老大 （走到老二門口）抗日不抗日，堅決不堅決，就看這一回了。

老福 誰要是不抗日，就是漢奸！誰當漢奸，我們就得制裁誰！

（僞軍穿着便衣，帶短槍上）

僞軍 別動，舉起手來，動一動就出危險。

（老大、老福把手舉起來，日官穿便衣上）

日官 （四面看了一下，又看老福和老大的臉色，想進老大屋，又有點猶疑）

老大 （鎮靜地）請進……屋裏炕上歇會兒，太君累了吧，到屋裏休息休息，躺一躺，抽袋煙。

日官 你的好的。（又到老二門口，剛要進去，老二由內衝出）

老二 老爺，老爺，別進去！

日官 （吓的往後退了幾步，掏出半槍）什麼的幹活？他的什麼的幹活？

老大 他是瘋子，瘋子！

日官 瘋子？瘋子的出去！（往外趕二，連打帶推）

老二 我不是瘋子我給你說，——

老大、（騙日官）太君，他要打人了。

老二 老爺，我不是瘋子，我有話給你說。

(日官連打帶推的往外趕二，但是老二却跑到他自己屋裏去，日官也跟進)

老大 (低聲) 哎呀！大剛，大剛快出來，快走。

大剛 (急出，看見偽軍，欲要槍打)

老福 (低聲) 哎，自己人，不要緊，快走吧！

(大剛急下)

老福 (對剛) 出去小心，大嫂，你跟着去吧。

(大妻也下)

日官 (在內大聲地) 啊，八路的，八路的，出去，出去。(二傻手裏還拿着鐵鍬，被日官推出)

老二 老爺，你饞了他吧，我說實話。

偽軍 去你的，瘋子，不准胡說，說錯了我拿槍打死你，滾回去！(把老二吓進屋去)

日官 你的什麼的幹活？不說死了死了的！

老福 (示意二傻) 苦力的，(對日) 他的苦力的幹活。

日官 (對二傻) 你的說，什麼的幹活？

老大 說呀，怕什麼，你不是個苦力的幹活嗎？

二傻 (慢吞吞地) 苦力的幹活。

日官 苦力的幹活，給我你的手。(摸二傻的手搖了搖頭) 你的，好的，走了走了的。

二妻 老爺，我說實話。(日官回)

日官 啊，我問你，他是你的什麼人？

二妻 他，他，他是……（看齊大家）

僞軍 你這臭娘們，別亂說，說錯了，皇軍可不饒你。

日官 快說，他是你什麼人的？說。

老大 怎麼吓的連話也說不出來啦，他不是你家的短工嗎？說呀，在皇軍面前不要怕。

老福 說吧，不要緊，是短工就說短工。皇軍又不難爲你。

日官 不要怕，說，是你家的什麼人？

二妻 短，短工。

日官 短工？（懷疑地）

僞軍 對了，我還見過他那天在崗樓北邊，修汽路來着，一鑄一鑄的挖土是你不？（問二妻）

二妻 （點頭）是我！

僞軍 （對日）太君，就是他，短工，沒錯。

日官 （掏出日記本找了半天）噢，名字的沒有。

老大 這是——

老福 老大，這跟你沒關係，你讓我說吧。（對日）這是我的錯，這花名冊是我報的。太君，他是當

短工的，今天在這村，明天在那村，今天在東邊，明天又跑到西邊去了，不知道往那家填他的名

字好，我就沒填上，太君，這是我的錯，與他沒關係，（把二妻推開）要打打我，寧罰罰我。

日官 要罰的，明白？這個的。（用手比鈔票）

老福 明白，明白，金票的，金票的。

日官 明白，走的，（拉老福肩下）

偽軍 （下又上）同志，你那一部份？在那裏呆着不好，回來受這個罪？我還想過去呢，可是沒有法子。上次有個開小差回來的，到崗樓上自首去，日本人說：『八路軍都是堅決的，一個半個跑出來都是吃貨，八路軍不要的，我們也不要的。』當天夜裏就叫小隊長拉出去槍斃了。

衆 哎喲。

老大 （向二傻）聽見沒有？

偽軍 （稍停）同志，回去給咱們聯系聯系，在那邊給咱們說幾句好話，等到反攻的時候，咱們也是一分力量，我叫王得勝，我走了。（下）

老大 不送了慢着走。

偽軍 （又回）哎，我忘了，你們知道這回是有人向日本人報告了，就是村東頭那個細高條，臉上有麻子的那個傢伙，這傢伙可得想法兒除了他，不除了是個禍害，有他在，咱們也麻煩。

老大 哎，是，是。

偽軍 哎，這話可不能給外人說。

老大 知道，（又給錢）再拿上幾塊零花吧。

偽軍 不能，不能。這回可不能再要了，不能跟那些人學，咱這兵替自己人辦事，不能要那點小便宜，咱們得把眼光放得遠點，你們歇着，我走了。

老大 不送了。（偽軍下，正碰到老福）

老福 不歡會？老總。

偽軍 (在外) 不了，還得到別家去呢。

老福 要錢，要錢，又是要錢，好幾百塊哩。

老大 要錢，唉，咱家那有錢呢？二傻你還不快點走，這是拚着咱們一家人的性命把你救出來的，快走吧，還呆着幹什麼？

老福 二傻，這是拚着咱們一村子人的性命把你救出來的，回了隊伍可不能再想家啦！

二傻 (走)

老二 二傻！(欲過去拉)

老大 老二！(瞪了一眼)二傻回來，(二傻又回)這回回去，可要好好好的學習，好好的抗日，再不長進，我就一鐵錘拍死你，聽見了不？

二傻 聽見了！

老、走吧。

老福 走，我送你去，大剛還等着你呢！回去可得好好的幹，別再幹這種事，對不起鄉親們。嚶！老大，還有鬼子要的那筆錢，我就老二出吧；還得快點送去！鬼子逼得可緊呢！(二人下)

老大 對，我一會就送來！

大妻 (對老二) 好啦！快拿錢去吧！去晚了老福可受不起，快去拿吧！

老二 拿那一罐呀？

二妻 拿準備票嘛！

大妻 拿什麼準備票，準備票不吃香了，連他鬼子自己都不大用了，給他們也准不娶，還是拿邊區票吧！

二妻 那就拿邊區票吧！

大妻 哎！快去拿吧，慢了老福又要受折了。

老二 好，我就去拿！（拿鐵鉢）

大妻 快着點吧！

老二 快！快！

二妻 唉，老天爺，這真是……（限下）

大妻 我把大剛送到村東頭小廟前邊，他說他要等二傻一塊回去；你看大剛這孩子真是有辦法！

老大 這孩子也學的能幹了，這還不是在八路軍裏才這樣的！（向外）老二快拿來吧！

老二 （在外）快！快！不挖自己就出來啦。（抱罐上，把邊區票從罐裏拿出來，數錢）

二妻 別數了，反正就是這麼多，數還能再變多了？

老大 （安慰地）老二不要緊，錢去了還會再來，人保住了就算好，你好好地想想，咱們做事可得望遠裏想。（拿錢出）

老二 （對二妻）唉，鬧了這麼大的亂子花了錢，險些兒還把大夥的命都丟哪，你說這怨誰？

二妻 怨你！

老二 怨你！你不寫信他就來啦！

二妻 寫信還不，你出的主意，怨你！怨你！

老二 嘩，別說啦，別說啦，這還怨誰，這不是咱倆都想不開，才把二嫂叫回來的。

大妻 對，誰也不要埋怨誰，誰叫咱們腦子糊塗哩，要二嫂回來過什麼安生日子，這回可清楚了把？

不打走鬼子那兒有安生日子過？我看你們兩口子還是好好地開個會檢討檢討吧！……

(完)

糧 食

洛汀張凡
朱星南集體創作

時：一九四三年夏收以後

地：晉察冀北嶽區溝綫外老游擊區，抗日兩面政權的村公所內。

人物：

康洛太：康村村長，三四十歲，農民出身。幾年的抗日工作鍛鍊得他有辦法應付敵人。

康辛有：反共自衛團團長，也是我們抗日政權的游擊小組長。平常戴着偽軍帽，臂扎反共自衛團臂章，他和敵人經常打交道，因此和敵人混得很熟。青年，勇敢、活潑、機智。

康成：村秘書，四十五歲，拘謹老成。

康發成：情報員，廿多歲，積極熱情。

老好子：忠厚的貧農。

四和尚：敵特，地痞出身，狡猾。

清水小隊長：三十多歲，駐在西炮樓上的敵小隊長。（註一）

李德勝：三十多歲，駐在東炮樓上的偽警備班長。

偽軍士兵一人。

日軍士兵一人。

羣衆數人。

康村是二百多戶的山地與平原交界的村莊，爲敵我鬭爭最尖銳的第一線據點。敵人在這裡安了兩個炮樓。東頭駐的警備隊，西頭駐鬼了。事情發生在晚飯後。

舞台的三分之二是村公所的辦公地方，牆上貼着新民會的標語，靠窗掛滿了賬簿，賬單水牌，辦公桌上堆滿了文具，賬簿等物。在裏屋的門口堆着五六口袋零星交來的麥子，另外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是裏屋了，內置一口大櫃，和一張條桌，當放下門簾時兩間屋子被半堵牆和門簾隔開就彼此看不見了。

（幕啓時：村長康洛太拿着公糧數目，康成打着算盤，辛有好像等着什麼人似的來回走着。）

（街上發成敲鑼的吆喝的聲音出遠而近……）

發成聲：交保管糧嘍！誰家不交也不行……

（鑼聲驟止，辛有迎出去）

辛有：發成！怎麼樣了？就等你啦！快吧！

發成：（進來）真把人使的够噲（累的很厲害）。

洛太：公糧鬧的怎麼樣了！

康成：（同時問）齊了罷？

發：人們一聽說交公糧，二話沒說，就給款款的按數排了（搗出公糧清單）。

洛：這就好了。（接過賬單放在桌上屏看。）

發：哼！就是老好了這人難辦！

辛：怎麼？老好了，那人該不會吧！

發：死榆木頭子瞎，我怎說他也不待聽。

洛：哦！那老莊戶主，又準是你七轉八轉的鬧的他一下轉不過這個彎來了，回頭咱們跟他說說他就明白了。那些話都解釋說到了沒有？

發：一點也沒拉下，全說了。就剩下幾家大戶他們說人手少，缺傢具，差個星星點點的眼時還沒有價堅壁。

康：你沒告訴他們哪，把麥子攪和上沙子堅壁起來嘛，這埋上個三頭幾十天的也發不了芽呀！

發：這都說過了嘛。他們嫌這麼着吃起來太麻纏，說是實在沒法才這麼着。

辛：麻纏！叫鬼子鬧走了，看他們吃什麼！

洛：這火都燒到眉毛尖上了，還嫌麻纏哪！他們沒看見鬼子今日個下來多少起子呀！再遲就出事了。你對他們說：說什麼今黑下也得鬧嚴實了。咱們幹部担保，那堅壁的麥子保準灑不了，人家溝那邊堅壁糧食沒有傢具的誰不是使這個法呀，快去罷！

發：行麼！（拿籬欲下，碰上老好子進來了。）

老好子：村長，你們到底是胡弄些什麼？又是保管糧（註二），又是公糧的；到底是要的什麼糧呀！

辛：（故意地）保管糧擘！

老：（火了）保管糧那他甭想，想着配給點子紙煙『洋取燈』的，就想把咱們現成的麥子胡弄了去，那打死我也不幹！

發：看你咋唬什麼！

康：（同時）辛有！看你，辦正經事嘛你也拿着開玩笑。

洛：辛有，你來跟康成把數點一點。（辛有走去和康成算賬，洛太移至老好子面前。）

發：（對老）我不是跟你說了，是給那邊送的公糧，你死也不信！

老：那你嘴裏爲什麼不吆喝交保管糧？

發：我不吆喝保管糧，你說我吆喝公糧行啊？你問我我不是悄聲跟你說過了，不是給鬼子送，是給那邊送的公糧，先送一半，剩下的我不是叫你快些堅壁嚴實了，說掉了大牙，你就是一個不信。

老：你看，我料着就是這麼會事麼，狗子他娘就是一個不信，非叫我再來一趟不行。

發：這不是，村長在這兒，你不信自己問去。

洛：老好了，就是這麼會事，快點交來罷。

老：（大悟）交公糧咱沒二話（越說聲越大。）

康：（急阻）你們小聲點昨曉行不行，腦瓜頂上就是兩個炮樓，說來就來，萬一出事誰担得起呀！

辛：（不在意地）他們這會正在吃飯哪，他還能撩下飯碗下來！

老：就是嘛，咱這又沒漢奸，怕個什麼。

康：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洛：行啦，老好子，快回去接濟去罷，天黑了說什麼也得交來呀。

老：行嘍，（欲走返回）哎呀，你看我這人，麥子都叫我堅壁的嚴嚴實實的了，一時半時劃不出

來，可怎麼辦？

發：（煩厭地）看你這人！

老：（解釋地）你看我聽說是鬼子要還不快些堅壁嚴實了，好叫狗子的們吃了來糟害咱們哪。

辛：別鷄巴叨叨了，（推他）快去接濟罷。

老：唉！你們看這會誰家不堅壁的嚴嚴實實的，這叫我那兒鬧去呀，村長，你給我想個法……（村頭給他查賬。）

康：你家裏才八分，夏徵一分才搗三升麥子，又三八廿四片，黑價才是一半十二片麥子，你那兒鬧不出來呀！

老：（忽然想起）你看，我忘了，我家裏還留着幾升過節氣吃的麥子呢！粒又大又乾淨……

洛：你看，那不是更好嘛！

老：對！一共是二十四斤罷！我一式都交了罷！

洛：（拉他回來）你看你，那一半還留着給咱們隊伍上過來吃哪！就交一半，十二片，快着！

老：行嘍！（走到窗口村長等正回身算賬時外喊）

外聲：四爺來了！

老：（急折回）快！四和尚來了！

洛：不要緊！（安定了他們一下，示意叫康成他們把賬收拾起來，自己去到門口去迎四）

（康成將賬交與發成揣在懷中，四和尚上）

洛：哦！四爺來了，坐……

康：（同時）四爺來了！

發：（同時）請坐！

康：發成倒茶去！（發應聲下至裏屋將賬藏於櫃下，提茶盅出來。）

四和尚：（劈口就問村長）保管糧齊了沒有？

辛：哦！四爺辛苦了，請坐！喘喘氣，有話慢慢說！

四：（冷然地）別客氣，太君說啦，今天說什麼保管糧也得交齊。

辛：得啦！四爺，你別開玩笑了，眼瞅着天就快黑了。

四：扯鷄巴淡！誰跟你們開玩笑，公事公辦，天黑了糧食也得走！

康：你說的哩四爺！三十來萬片麥子，光挨家湊也得湊個幾天子呀。

四：湊？湊了七八天子還湊多久，他媽，挨了鞭子也擋不住過河，快快！

洛：對！快快快快（回頭發現老好子也湊上來了）。老好子你還不快去開你的糧食去！

老：（懷痛地）怎麼？

洛：今天就要，還不快去！

老：是！（會意下）

四：我看你們真是懶驢上磨，不打不動彈呀。磨撐了七八天了還想撐到多會呀！

洛：（見四態度稍緩）唉，四爺！那前些日子咱們連場還沒打下來嘛！咱們這會緊趕着把場打下

了，還得有個拾安的工夫呀！你看，咱村人手少支差多，四爺在咱村又不是一天半天了，咱們的

苦處你還不知道，太君這還沒湊齊，警備隊上的『驻地給養』（註三）又給派下來了，你看（指

水牌）……

四：得啦！得啦！又是你們的那一套，你不嫌說膩了，我早聽膩了，警備隊咱管不着那一段，今天皇軍的保管糧，少了一顆也不行。

洛：（呆了一下又陪笑地）得啦！四爺，這事還不全仗着四爺給維持！辛有！快去給四爺打油去！

(辛應聲欲下)

四：別！別！我就得走……

康：(趁機招待進煙)四爺吸煙(點煙)。

四：(稍和氣)我不是不給你們維持，這會是城裏『紅部』太太君的命令，就是連清水小隊長也做不了這個主呵！

洛：說的是嘛！要光是你們這一家咱們怎麼說也不能給你們找這個難爲，你們看看！這個剛給太君送了這些麥子(指裏屋門口麥)誰知道警備隊上一看見就號定了！這叫咱們一時半時『湊不齊了』嘛！

四：理他們哩！先給『皇軍』送去，要，叫他們找『皇軍』自己去要去！

辛：四爺，你說的好說，咱們拚起來可不好拚啊！

四：(不在意地)怕啥！白不怎……

(僞軍士兵上)

僞：村長！給你條子！(送上一紙條)

洛：(看條看完交給四)四爺！你看看！(四接着)

僞兵：村長！咱們的給養齊了罷！

洛：弟兄們的給養是够數了。

僞：够數了就走罷！

洛：那四爺剛才說……

四：（滑頭推脫）村長這糧食交給你，差一點你負責任（欲走）。

洛：（急阻）四爺，你走了咱們怎麼辦呢！來！你來跟這位弟兄親自交代一句罷！

四：唉！這位弟兄！這糧『皇軍』號下了，咱們都是給『皇軍』辦事的，犯不上跟『皇軍』致氣……

洛：是嘛！

四：（順水推舟）那你就叫村長再給你開上一份就完了嘛！

偽：村長！那你就鬧罷。

洛：唉，這怎麼行……這位弟兄先別急……

康：（迎住四）四爺！你看咱村這一季滿共打下來的不到八百石糧食，合起來也不過二十幾萬斤，

光一份保管糧就要了三十萬斤，這叫咱們全拿出來也不夠啊！要再另外給這位弟兄再湊上二十幾

石麥子，那『皇軍』的數湊不齊可叫咱們沒……

洛：是嘛！你看你們這兩位都是明白人嘛！光說這樣兩句也頂不了糧食吃呀！我看咱們還是實事實

辦，實話實說罷，我看你們兩位當面來商量一下。唉！看看能不能勻一點，要是你們能勻一下，

咱們怎麼都好說。

四：這個我可做不了主，這是清水太君的命令。（坐在一邊不理了）

偽：咱們也有大隊部的命令啊！

洛：那你們說怎麼辦……

四：叫他找大隊部去啊！反正『皇軍』的糧食是一顆也不准動。

偽：你少雞巴拿這個來唬打人，今天這糧食是要定了！

四：你要你去上炮樓找清水太君去！

僞：你要你找咱們李班長去，走！快！村長鬧啊！

四：村長，糧食少了一個拿你的腦袋頂着！

洛：看着你們兩位！你們兩位都做不了這個主，這叫咱們老百姓能做個什麼主呢！反正糧食就是這麼

一堆，給齊了那頭這頭就不够數；都給了這頭，就不能給那頭了。我看……（想出辦法）這麼的罷，你們上炮樓上請示一下清水太君去，太君叫咱們怎麼着咱們就怎麼着辦。

辛有：（對僞）
康成：（對四）（同時）對！太君有命令咱們怎麼都好說。

四：好！我去問一下！（站起）

洛：對！咱們聽你的信，四爺你快着點……（四下迎着發成）。

發：（在外）四爺喝水吧！（提水壺上）

僞：村長！你打算怎麼辦罷！

洛：看你，這給不給那在咱們，你先等一等，等四爺回來再說！

僞：去他媽的罷，老子沒有那麼大的功夫。

洛：那我看你也上炮樓找一下李班長，跟太君說說去罷！咱們那能眼瞅着弟兄們挨餓不給哪！

僞：好！我去找李班長，叫他親自跟你們來說！（下）

發：（見人走）唉！這可怎麼辦罷！我看今兒個黑價是再塘也塘不過去了！

辛：怕什麼！他下來咱們就弄出去了。走，發成，集合咱們游擊組去！（村長進）村長！他狗日的下

來咱們就跟他們拚了！

發：這……（阻止的將他們推到裏屋門口。）

康：唉呀，這這……這鬧出事來咱們裏幾百號的人命……

辛：反正命就是一條，麥子叫他們鬧走了，還不是個餓死！

康：我看還是想法塘一蹶，等區裏……

發：你說的倒省事，敢情挨打打不着你！

康：先願你一個，挨打叫咱們全村的人受治也不行呀！

發：你這是什麼話呀！當上了這份情報員就沒有二話，這挨打挨得值……

洛：看！你們別爭了，爲大夥的事誰都值嘛！發成，你瞭着點外頭，走，咱們裏屋談談去！

（洛太、康成、辛有進裡屋，發成站在外屋門口。）

康：我看還是等今兒個黑下區裡回了信再說……

辛：不回信怎麼辦？

康：不回信再商量囉！

辛：再商量那麥子就沒了，依我看還是那老法子，十二條大蓋一吼，送上一個報告，就說是八路搶走了，狗日的還不是乾瞪眼！

康：噫，又是你那武裝……

辛：看你這稀鬆的！你瞧不起咱們游擊組啊！都像你這號號的，前怕狼後怕虎的就百不用鬪爭了！

康：你這法黑開敢行，天邊沒黑，你說怎麼辦呢？

辛：這會！……

洛：（想辦法）我看眼瞅着天就快黑了，天一黑鬼子就不敢下來了，我看咱們這會還是兩頭推着搽一搽罷！等天一黑，鬼子吊橋一收，咱們不管那頭來人不來人接，咱們糧食自己就送走，那你們游擊小組可得負責掩護糧食過溝壑！你們先派上幾個人把兩頭砲樓給他斷住了，糧食悄悄運過去，等過了溝再打槍，一打槍，鬼子要是不下來的話咱們這給他打一個報告，我看這筆糧食怎麼說也塘過去了，……要是萬一下了炮樓，那你們就一邊打一邊往溝那邊逃，哼！恐怕他不信是八路軍開走了的……這麼一來咱們的四千多斤公糧也送走了，那三十多萬斤保管糧咱們也有法塘了！

辛：（得意地撇着四川腔）不成問題嚮！一到了天黑就是老子的天下了！

康：看！又撇你那一套，這又滾叫你上炮樓跟前喊話去！

洛：可不能太大意，出了事公糧的數少還好說，那三十多萬斤糧食可是咱村的命根子。保得住保不住可全在這上頭哪！

康：是嚮！可不能依着你那冒冒失失的……

辛：看你……（又要爭論。）

洛：不說閑話嚮！康成！你也點點數，看差多少叫發成一塊催去，你把公糧表也填好了，好叫辛有一塊帶到區裡去！

（康成到外屋取筆硯，發成取賬）

洛：（對辛）那你們游擊組可就準備了，叫人們都帶好一天的乾糧，把牲口多加點料，天一黑咱們就動手……（康成開始記賬，發成看看外屋。）

發：村長，公糧往那集中？

洛：先別集中的罷，還是按街擦着，等到天黑了再一塊到大廟裏集中去！

發：（指外屋口袋）這個呢！

洛：這個擦在這兒罷，鬼子來了也有個說頭。

外聲：太君來了！……太君來了！……

洛：（忙將公糧眼搶到手裡）保管糧眼拿出來！（康成裝做記保管糧眼，清水與四和尚自外屋上。）

洛：（故意地）發成！你快去催一趙啊！保管糧說什麼今兒個價也得交齊了，誰家不交給俺帶到村

公所裏來！快去！拿！沒眼怎麼催呀！（發成接過公糧眼出見日人已上又返回。）

發：太君來了（取鑼敲着吆喝着下）交保管糧嘍！誰家不交帶到村公所裏了，太君親自下來了！……

（聲漸遠）（村長與辛有迎出來）

清：你們的忙？（日兵持槍出現在窗口。）

洛：太君來了！請坐請坐！

辛：咱們給太君的辦事還有不盡心的嘛！

清：什麼的給太君的？

四：混蛋，保管糧是給太君的？是給你們自己保管的，沒有吃的再上炮樓上領去啊！

洛：對！他的說錯了，是給良民的保管的。辛有！還不快快你的去（辛欲走）。

清：喂！反共團長！你的叫良民的快快的！慢了叫八路通通的搶走了的；

辛：是！（下，走到窗外，村長叫住他。）

洛：幸有！告訴人們啊！太君又親自下來了，說什麼叫大夥快點接濟！（辛應聲下。）

清：（進裏屋見康成在記賬）什麼的幹活？

康：記保管糧賬！（清水將賬翻看了一番出來）

四：村長！土八格的有？

洛：康成拿煙來！

康：（自裏屋拿煙出）真格的，忙糊塗了，連煙也忘了，太君土八格！（進煙，村長點火。）四爺

（進）：

清：麥子晚上適通的交來！

洛：今天的可不行！太君過幾天……

清：不行！今天不交的不行，『紅部』大太君的命令，八路這幾天東邊的西邊的四面的大大的有，搶

良民的麥子的，搶走了很多的，昨天！下莊的太君救良民的保管糧，和八路大大的『子彈』的幹

活（註四），你們的明白？

洛：明白！明白！咱們也聽說這幾天八路大大的厲害，唉呀！太君要是不保住良民，那良民的麥子叫

八路的搶走了，那保管糧的沒有了，良民『米西』（註五）的也沒有了！

清：不要緊！今天的交去八路的搶不走的！

洛：今天的『開必隊』的不給不行，給的太君的不行，太君你的看看！（進上條子）

清：『開必隊』的不給的！將條撕了！

洛：唉！『開必隊』的不給良民的死了死了的！

清：皇軍的大大的，『開必隊』的小小的，我的說話他的命令的不行，他的要你的報告！

洛：我的報告，『開必隊』的明白了，我的不行！

四：媽的！太君的話還不頂事！

清：（見屋裏麥子）這些麥子今天的通通的送去！

洛：不沾氣！太君！

清：什麼的不行！快快的！（老好子端簸箕上）

老：（進門就叫）村長糧食放在那兒！

清：（見是送麥子來）麥子！好的好的！今天的通通的送去，你的背上炮仗上去的！（催老背）

老：（愣住了）村長這是……

四：村長快快的闖罷！

洛：太君！大大的開玩笑的！咱村滿共不上四五百號人，除了孩子娘們苦力的幹活的不到一百號人，黑價又得三四十號人在溝上邊站崗放哨，又得催糧過秤裝口袋，這麼多的事，今兒個黑價一宿就够噲的啦！要再給太君送兩趟糧食，我看送不了多少，反就攔了明天的事。再說這天也黑了，上上下下的不方便囉，太君依我看不如等明天開齊了通通的給太君送上去的！

康：（見老好子仍在）老好子快去關你的糧食去罷。

老：今兒個。……

康：可不是今兒個囉，黑了還要忙活呢！（老下）

清：（想了一想）不行，糧食的沒有你的砲樓上的開路（抓住村長），有了糧食的你的回來！（命令

日兵（一トチカ）ハツレテエケ（註六）！

日兵：哈姆！（上來用刺刀將村長逼住）

康：（上前勸說）太君！要是村長去了，咱村就更沒人辦公了，糧食就更鬧不齊了，我看還是把村長留下，明天的通通的給太君送去的。

四：我看還是叫村長留下的好，叫他們好快快的開的。

清：（問康）明天的你的担保？

康：不給的良民的死了死了的沒有關係！

清：（想了一下）好的！（對日兵）ホツトケ（註七）！

洛：謝謝太君！

清：（對四）你的留在村公所，看着他們的！叫他們快快的通通交齊！明白？（村與康相視愕然）

洛：太君！用不着麻煩四爺了，咱們保險的明天的通通的交齊。

四：太君！我一個人留下可不行！

清：不行！你的留看着他們的！有事情報告我的明白的！開路！（與日兵匆匆下。）

洛：四爺，你怪使的慌的了！坐下歇歇……

四：村長！你可快着點，別惹我麻煩，不等天黑，麥子就得跟我一塊走。

洛：四爺！你看，眼瞅着就快掌燈了，還差十來萬斤麥子，光變也得有個變的功夫啊，剛才太君不是

說了……

四：他媽的光聽日本人說也不行啊！我說了，天黑就要，能變也得變，不能變也得變，反正錢上麥子

也得跟我一道走。

康：四爺！那可不成……。

四：你們光鷄巴曬不成，站在這不動彈，麥子就會打天上掉下來了，還不快催去！

洛：（轉身就走）好！我去催去！

四：喂，你往那兒去？

洛：四爺不是叫我催去嗎？

四：你催去叫我催誰？另派個人去。

洛：對！那康成，你再跑一趟，叫人們快着。（康欲走）哎！回頭叫人給四爺鬧上半斤酒，切上一斤肉，快着搶來！（康成應聲下）

洛：四爺抽烟，這些日子忙吧？

四：給日本人辦事，那有屁股着凳子的時候，哎！村長，這兩天黑價有八路上來過不？

洛：（有意嚇他）天一黑可就不敢保準啦，前些日子大月亮地裏八路還過溝來着嘛！

四：你說十九那天，我在炮樓上也瞭見來着，够一個連吧？

洛：連？一團也不止，密密麻麻分好幾路過溝哪，哨上一發現，立時就給『皇軍』跟『警備隊』打

了個報告，『皇軍』也不下來打一傢伙，就光打了兩擲彈筒，『警備隊』可連槍也沒打一響。

四：『皇軍』不打是人少，怕黑價下來吃鷄巴八路軍的虧，『警備隊』那些個吃貨，聽了風還不把頭子鑽到褲裏才怪哩，上一八路軍打東舍，就叫三個老八，把他們十八個一式搶了個草鷄。

洛：呀，平常聽人說『警備隊』打仗挺不賴！四爺你回去對清水太君說一聲，往後八路軍再來，說什

麼也請打一下。要不，像下莊那樣，麥子又叫八路軍搶走了：咱們可吃罪不起。

四：說不說也不管用，『皇軍』也不拿雞蛋碰石頭去哪！

洛：唉，四爺你說那的話，『皇軍』要是那麼草鷄還了得，真個，要連『皇軍』就那樣了，那叫四爺你一個人留在這裏，萬一……

四：（滑頭的）我怕什麼呀！就憑咱哥倆的這份交情，你還能撩了我叫我吃虧，反正有你那能沒有我！（辛有持酒菜上）

辛：（把酒菜往桌子上一放，邊擺邊說）四爺對不住你，村裏也實在寒苦，沒有家什麼好酒好菜，原想給你切上一斤肉吧，可全村都串遍了，那也沒有，只好給你炒上一盤豆腐，四爺別見氣，先喝幾杯，往後……

四：得，往後再說往後的，今日個就算先擾上你們一頓。

洛：對，四爺看得起咱們。（斟酒）

四：（舉杯）來來來，咱們乾一杯！

洛：不，四爺你自己來吧！

（四和尚喝了一杯酒，吃了兩口菜。）

辛：四爺，剛才李珣又在炮樓上吹鬚子瞪眼啦，你說他們的槍養到底怎麼辦？

四：山神爺還聽鬼子叫呢，甭理他！

辛：你是甯靜急呀，你硬冲咱們要，咱們可沒鬧。

四：沒事，李狗順那小子……

洛：誰叫李狗順？

四：李班長！李德勝哨！別看他裝的架式到挺像回事，那小子勢利眼，嫖的款，硬的怕，一見皇軍就『稀鬆』了，告訴他，『皇軍』說了，不給。

辛：那不行吧？

四：不行朝我說。

洛：對！有四爺在這還敢什麼……

四：哎！村長，說正經的，你答我那份……

洛：對，忘記給你說了，正在城裏托人給你做呢。

四：什麼料子？

洛：就是你說的，白市布的襖褂，褂暗兜的。

四：快到三伏啦，可能快點……

洛：你放心吧……一個快。（斟酒）

（警備隊李班長氣勢汹汹上，偽軍跟上。）

李：村長，怎麼着？打算叫弟兄們餓死呀？

洛：李班長，這好說。

四：怎哩！李班長，辛有添個盅，來喝上幾杯。

李：別，改日再陪你吧！怎麼的吧？村長，水開囉，等米下鍋嘍，你給不給一句話。

四：（假裝不知道的）李班長，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給兄弟我說說，來，坐上好說。

李：能好說就不跑這步囉啦，村長別裝啞巴呀。

洛：李班長要那能不給呢！

李：給就行！老二（對偽軍）把這一季的給養都叫村長派人摺上去，少一個咱們今兒個有戲看了！

偽：村長，糧食在那？走啊！

洛：李班長！這給養給不給咱們老百姓可不敢做主，這是清水小隊長的命令不叫……

李：（上去就是一個耳光）少打這份官腔，日本人也不能堵住老子的嘴不叫吃飯哪！走抗！走。

李：李班長，你不能……

李：不吃嫩的吃老的……走，抗走！

洛：（同時）四爺，你可看着啦，這麥子要是叫他們抗走了，太君那不够數可不跟咱們哪！

四：（無奈上前）李班長，你先別忙動，咱們慢慢商量商量……

李：商量，行！等先下了鍋，弟兄們吃飽了，泡上一壺茶，咱們再慢慢聊罷！

四：那不怕沾氣啊！這真是太君下的命令叫兄弟我留在這看着的，誰也不叫動！

李：不能動！你叫弟兄們喝西北風啊！

四：唉！喝不喝是日本人說的嘛！咱這個還不是當誰的差聽誰的話，你們要的話找小隊長吩咐一句不

就完了，犯不着跟我找為難嘛。

李：找不找也得吃飯，你有小隊長長的命令咱們有大隊部的命令。警備隊打今年起，駐那村吃那村！咱

們眼時在這駐上了，咱們要吃這兒，多會沒有大隊部命令叫撤嘴，那咱這一嘴就算咬定了！

四：你咬你咬日本人去嘛，咱哥們還不是一個齶燒香，一個鍋吃飯……

李：去你媽的罷！少套這份近乎！

四：唉，你別張口罵人哪！

李：罵你！怎麼樣！

四：你罵得好！去『皇軍』跟前說去。（過去拉他）

李：（順手就是一拳）去你媽的罷！

四：好！你打，你打！（閃到裏屋去了）

（李班長追打，辛有攔住他，偽軍舉起斃子就要打過去！村長勸着截下。一陣混亂）。

李：老子揍了你了，你不服氣找你洋爹去！

四：有你的，你小子是人做的就等着（攏到門口），誰跑就不是他娘養的（跑下）。

李：媽那個辰的！叫你洋爹來也擋不了老子吃飯。

偽：李班長！這怎麼辦？（指糧食）（發成開聲上）

李：抗走抗走，常漢奸萬背興也不能叫肚子受委屈（偽軍過去抗麥子被辛有發成攔住）。

李：媽的！你們想攔着幹麼？

辛：李班長消消氣！這還不好說嘛！坐下，先喝上兩杯慢慢……

李：別，咱這小廟担不起大供香留着給日本人跟前的紅角喝罷……

辛：（陪笑）李班長，像您這手南闖北的人啦，還看不出這個來，當着四和尚的面咱敢說出個什麼

來，咱們心也惦记着兄弟們……

李：別鷄巴裝老好了！

辛：這明擺着的事咱們裝得出來，弟兄們下來，你說：咱們那一回叫你們空着手回去過……

洛：別這麼說，李班長，弟兄們駐咱村又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了，有交情沒交情也該看得出來嘛，咱們真是啞巴吃黃連，苦在心裏頭……

李：你們苦，咱們的苦誰知道呢……够交情你該看着弟兄們挨餓……

辛：李班長！咱們坐下慢慢說罷。（讓坐）

偽：李班長咱們走罷。（看了看天色）。

發：唉！弟兄們下來一趟不容易，那有不……

洛：對嘛！喝幾杯再走也不晚嘛！

李：老二！歇會再走（招待他們坐下，斟上酒，點煙）。

洛：弟兄們難，咱們也知道，本來這是霧山吃山，靠水吃水嘛！弟兄們駐那兒不是一樣啊，年時弟兄們還沒規定駐地給養那會，白麵香油也沒斷過頓，這會正式有了命令，咱們難道不給啦！（辛有點燈）

李：得！好聽的別都說完了，打到了你們康村連白麵影兒還沒見過幾次哪！

洛：那是年時光景不強，才叫弟兄們跟着咱們老百姓受了點苦！這會麥收以後，日子還不長着哪，弟兄們想吃點白麵那還沒有……

李：往後再說往後，這會有吃就行，當『警備隊』的誰不想開個吃點喝點……

洛：那好說，有我康洛太在就短不了弟兄們的。

李：那對不住，算兄弟我剛才失手了。

洛：沒說的！你們剛才也是在火頭上！

偽：天黑了！快收吊橋了！班長！走吧！

李：對！隔天再打撻你們罷！糧食我帶走了！

洛：那個，你們還是別動罷！

李：（回頭怒視）怎麼？

洛：唉，動了也是給弟兄們添麻煩……

李：（又要爆發）又變卦了……

洛：那裏！說話是話！變成！把咱們辦公的用的那二十斤白麵給李班長送去……

李：二十斤？又不是來跟你們要飯吃……

洛：二十斤是給弟兄們先點上個飢，過了今天咱們再寒苦也得給弟兄們想辦法呀！

李：那全仗你了，麥收以後，弟兄們還沒吃上一頓扁食哪……

洛：那我保險了！

外聲：四爺和太君來了……

四和尚聲：李狗頭那起子走了沒有……

外聲：李班長在哪！

（清水四和尚進，日兵跟進在門口。）

清：你的打人？

李：我……

清：這邊來！（季上前一步，清當胸一拳）八格雅路！你的打人要麥子，腦袋的沒有！

季：這是大隊部的命令……

清：什麼命令？

四：（見發成摸著口袋）什麼？手裏拿的什麼？

發：給養！

四：（過去摸了一下）放屁！這不是白麵哪！

清：放下。

四：撿下撿下！（發成唯唯放下。）

清：太君的命令，白麵大米『皇軍』的軍用，『開必隊』米西的不行！你的打人的，死了死了的！

季：是！

清：村長！你的明白！

洛：明白明白！

清：你的給麥子的不行！

洛：是！

清：你們『開必隊』的良心通通的『梅太』（註八）（對四）你的留在村公所，看着他們要麥子的！

· 他們要，你的報告！說謊的不行！明天你的麥子的通通的砲樓上開路的！明白？

四：（寒慄地）太君我一個人，在這……天黑了……

清：不要緊！他們的不敢！我的命令……

四：（無可奈何）是！是！

清：開伊路！（與日兵下）（李與僞兵在一邊。）

四：（神氣地）村長你可快……

洛：四爺怪使的了！屋裏歇歇罷！發成陪四爺進裏屋喝兩杯！（自己拿酒具陪四進）。

發：對！四爺往屋坐（收拾一下茶盤跟進來）

四：村長！清水小隊長的話你都明白了罷？你不怕丟腦袋你就給別人麥子！（發成點燈放籬）（辛有

招呼李班長僞軍坐下。）

洛：你說哩！打死咱們也不敢了！

四：敢不敢存你！死了死的跟我小小的沒有關係！你看誰敢直着脖子的硬要，就叫他跟太君親自要

去！咱吃不下日本人可吃得下，有張飛勁，叫他跟日本人使啊！

洛：對！對！

四：（得意地裝威作福）村長！再派上幾個人去催一趙啊！光站在這裏齧閑牙，麥子就打天上掉下來

了，明個鬧不齊，面子上過不去，可別怨咱四和尚不够交情！……

洛：對對！幸有！你再去一趟！叫人們快着點啊！

辛：對！（急下）

洛：發成！陪四爺喝上杯！四爺待會忙出個頭緒來再陪你！（出）

四：村長！關照崗上多操心點！

洛：沒錯！（出來）

(以後裏外屋戲同時進行，裏屋吃酒)

洛：(看着裏屋已安定，乃過去，提起剛才的白麵口袋，走向李。悄聲說)李班長！剛才太君的話你聽見了罷！咱們惹不起人家！我看麥子還是給他們留下罷！這個你們先帶回去！回頭給養的話，我叫發成把我自己家裏吃的玉麥子麵給你們送上去……

李(怒)我操他娘！老子不吃這碗豬食了！

洛：(急阻)李班長！好漢不吃眼前虧，這不怨他，這是日本人不教給的嗎！

偽：李班長！這簡直是騎着脖子尿尿啊！(擡起拳頭就冲向裏屋，)誰委種誰不送他娘養的！

洛：(攔住)這那行！

李：(扯住他)老二！幹什麼！別！咱們這會犯不上跟狗日的致這份氣！

洛：唉！這不管他的事，這是日本人的命令……

偽：媽的尿！總有一天連他狗日的洋參一式敲掉！(溝邊吼聲起：「噉」「噉」！(註九) 由遠而近，由近而遠。)

李：老二！溝邊上站崗的又吼起來了！快扯吊橋了！咱們走罷！

洛：(送麵給他們)先帶上吧！(偽提上麵欲下。)

李：(指桑罵槐)村長！兄弟我今天在你眼前栽了個大跟斗。有種的咱們以後走着瞧！(與偽下)
以下裏屋在講着話。外屋一切都用動作進行着。)

(裏屋)

四：怎麼又吆喝開了？

發：天黑了！再不吹噓炮樓上又該打槍了。

四：在炮樓上聽見吼吼還仗着個胆，在下邊這麼一吼吼的遍身發毛！

發：四爺是享慣了炮樓上的福，吃不慣炮樓下的苦啊！

四：享他媽的豆腐！（已有微醺）到了晚上還不抵在狗窩裏白在哪！外頭一打槍裏頭就發慌，往常光

黑價受點子窩囊氣，這會叫八路鬧的，連白天都是追命鬼拴在褲腰帶上，走到那緊帶個心。

發：憑四爺這精靈勁還怕什麼？

四：嘿！不怕發財就怕倒楣，前日個在東坡集上鬧了兩疋布就叫八路給碰上了，虧了老子神通廣大，

打了個馬虎眼就混過去了一一。

發：唉，你這還是好的哪！四爺這幾天你走動可得驚醒着點，高粱地裏溝邊上一不對付就顯出八路

來了，我看看能不出門還是少出門，要不送了命可真不值得！

四：說不說的罷，這年頭就是個混吃罔睡火化食，過一天算一天罷！

發：（斟酒）四爺再來一杯！

四：不啦！糧食該差不離了罷？

發：對，四爺你歇着，我去看看去……

四：不！我自己去罷！

（出來了）

（外屋）

（村長將李送走，看看裏屋，焦慮的坐到麥口袋上。）

（康成上，村長將他推到一邊，悄聲的問了幾句話，然後大聲的問：）

洛：保管糧齊了沒有？

康：差不多了！

洛：（示意叫他夫叫辛有來，然後大聲說。）叫人們快着點啊！（康下）

（村長聽聽裏屋沒有反應，然後沉思的走到桌前翻了一下賬簿，正在想着辦法，外面辛有在窗子上出現了，村長叫他們悄聲進來。）

（拖到一邊悄聲地問）

洛：怎麼樣了？

辛：都開好了！走罷！

康：他呢（指裏屋）？

辛：（拔出刺刀）幹了他罷！（欲進屋）

洛：（急阻住，回視裏屋，沒露馬脚，乃更秘密地說）這麼的，你們先去打槍，一打槍你就裝着八路來運糧食……

辛：他呢？

洛：他一害怕就給他藏到一個地方，就叫他聽着是八路軍運走了的。

辛：那爲什麼不通了他呢？

洛：留着他好有個口實呀！

康：沾！可就要小心點，別露了餡子啊！

辛：沒錯！

洛：（示意叫他們快走，康與辛下，停了一會，然後村長向外大聲說。）你們無論如何快着點啊！別誤了四爺的事。

康：（在外）行嘍！

（聽見裏屋有動靜，乃裝假沒事一樣到桌前吹起煙來了。）

（以後又恢復以前一樣四和尚出來。）

四：李狗順走了？

洛：早走了！

四：你剛才跟誰說話？

洛：跟康成他們清點一下燭數！

四：三十萬斤都齊了罷？

洛：差不多了，現在已湊了二十七萬多斤了，都在東頭大廟裏堆起來了，差個星星點點的，保管不誤。你明天的事！

（四伸了個懶腰，突然槍聲，人聲驟起。）

四：（酒驚醒了七八分）那兒打槍？

洛：敢是砲樓上？

四：不準！別是老八？

洛：發成快看過去！（發跑下，他自己又跑到門口，此時外聲大作。）

聲：不好了八路逼溝來了……

聲：老鄉們，不要跑，咱們是八路軍啊……

洛：（快返身回來）不好！四爺！真是八路軍來了！

四：（拔腿就往外跑，迎上發成。）呀！

發：（氣喘地）不行，四爺，八路進村了。（康跟上。）

康：你看：神不知鬼不覺的，就村裏站滿了……

四：（焦急亂竄）那怎麼辦……

洛：這可怎麼辦……

四：（急叫）呀！有個嚴實的藏處沒有？（進裏屋。）

發：（將他攔住。）不行裏屋可不行……

四：（無奈，哀求村長。）村長！你可不能不管我呀！咱四和尚可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你可得救俺

呀……（幾乎跪下。）

洛：（故做無策）我……我也沒有法啊！

四：快！快！你們要我的命啊！

康：（指裏屋）那個大櫃裏敢行！

四：（自己就跑進去，揭開櫃鎖，進去了。）蓋上，蓋上！快找個鎖鎖上……

康成鎖上櫃，村長放下裏屋門簾，跑了出去。）

辛：（在外撒着老八路腔）那裏是村公所啊……（與村長上，後面跟着游擊組員甲，持槍提漿糊桶上。）

辛：那個是村長啊？（村長帶他進）

洛：我就是村長！（附耳告訴他，一切都準備好了。）

（康成與發成拿着筆硯賬目屋退出。）

辛：那幾個是幹什麼的？

洛：那是村秘書，那是情報員！（示意叫他們快填公糧表。）

辛：反共團長呢？

洛：在外頭哪！

游甲：報告團長！反共團長上砲樓報告去，叫三連給捉住了！

辛：真是個漢奸呀！好好的看着不要放跑了。

游甲：是！（開始在牆上貼起對敵偽軍的標語來。）

辛：你們的公糧呢？

洛：咱們村裏實在寒苦……出不起公糧……

辛：什麼出不起！那你們爲什麼給鬼子送？

洛：沒有價！（指麥子叫外邊的人快搬走。）

辛：那個是什麼？

洛：那是太君要的保管糧！（命衆人進，動手搬）

辛：什麼，鬼子的嚙，來人哪！搬走！……

（村長一面幫着衆人將糧食搬走，一面大喊着）

洛：唉呀，你們可不能都鬧走啊！這是「皇軍」號下的呀！（越來越聲大）你們不能動啊！再動就要了咱們的命了呀……不行！你們也得多少留下點呀……（糧食都搶完了）唉！你們這是想幹什麼呀！——這是「皇軍」的地面嘛！（他自己去看賬）。

辛：什麼是「皇軍」的！鬼子在中國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的。……通信員，把那個對敵偽軍的標語貼到那個屋子高頭去！

游甲：是！（進屋裏將槍往櫃上一放，將標語在櫃子上貼起來。）

發：（欲出，走到門口，附耳向辛。）

辛：通信員！叫他們把那些個糧食快點搞走啊！

洛：你們可不能都鬧走啊！那是「皇軍」的保管糧啊！……

發：（也撇溜腔）保管卵子！（下）

洛：唉！你們鬧走了，「皇軍」可要咱們的命了！

辛：要！要就連他狗日的砲樓也拔起掉！

游乙：（上來）報告團長，糧食搞好了！（對村長附耳。）

辛：再去看一看！多搜一搜！不能剩下便宜了鬼子啊。（村長又向游乙囑咐一番。）

游乙：是！（一面向村長頭點下。）

（游甲自裏屋出來，指櫃附耳向辛有，辛點頭。）

辛：那個櫃子裏是什麼呀！

（此時康成已將賬記好，招手叫村長過去，村長一面答覆辛有，一面過去看信，蓋章。）

洛：那個櫃裏可是什麼也沒有啊！那裏頭淨是一些破破爛爛的髒東西……

辛：打開來看看！

康：那個櫃子裏什麼也沒有！你們實在要糧食上東大廟裏去開去福！那是給「皇軍」準備的三十萬多

斤保管糧！……

（發成上來，叫康走，）

辛：通信員！叫秘書帶着特務連，快去把些個通通搞走！（游甲隨康下。）

洛：官長，你們可別全鬧走，多少得給咱們留下點啊！（村長一面說，一面將章蓋好。）

辛：不行，不能叫鬼子吃了打中國人！告訴你們，以後再支應鬼子，就拿你們當漢奸辦！

洛：以後老百姓都沒有吃的了，還支應得起呀。（發成附耳向辛有，辛點頭。）

辛：聽說你們村裏砲樓上有個叫四和尚的呀！前天在東坡集上搶了兩疋布，還敲榨西格莊王老婆家要

去二百塊錢，還跟你們村裏要了一套衣服是不是？……

洛：沒有價沒有價！咱們是自願送的！（將公糧表賬簿文件等摺好，交給辛有，）

辛：送不送瞞不過咱們八路軍，你告訴他們，三天以內，要不還給去，就叫他狗日的小心八路軍的

●『單打一』（註十）打了他！

游乙：（上來）告報團長。糧食搞好了！

辛：搞好了，就走！叫特務連二連掩護過溝，過了溝再叫一連三連把警戒撤了！（他一面說着，一面

擱下頭上的偽軍帽，包上一塊手巾又把反共團臂章扯下來，從腰中掏出糧櫃來。）

辛：喂！把那個反共團長也帶上走！

游乙：是！（下去）

辛：（對發成）政治委員，我們走罷！

發成：對！搞好了我們就走罷！

洛：（拿出一根繩子來叫他們把自己捆上）唉！你，你可不能都帶走呵。給咱們留下點麥子啊……

辛：再叫，把他捆上（捆好），走罷！（將凳子踢倒，把屍裹弄成狼狽樣子，與發成下。）

（靜場片刻，村長望外邊，已無動靜乃叫。）

洛：來人哪！來人哪！

康：（上來）怎麼連你也捆起來了？

洛：保管糧怎麼樣了？（羣衆數人，出現在門口。）

康：前街的，大廟的，都鬧的一乾二淨……

洛：（招手，命衆人上）。這不是要咱們的命嘛！

羣衆甲：村長，這可怎麼辦，糧食一顆也沒剩下呀！

羣衆乙：村長！就是那麼點麥子都叫八路鬧走了！

洛：你們問我也沒法啊！快問問四爺怎麼辦罷！（村領長衆人進裏屋。）

衆：怎麼四爺也在這哪？（湧進裏屋）

康：（打開櫃）四爺四爺！

四：（在內）別開！別開！（深出頭來）八路走了沒有？

康：四爺你可得給咱們做主啊！

衆：（齊聲）四爺，可得給咱們做主啊！

洛：四爺！三十多萬斤糧食一點也沒剩下啊！你可都聽見了，你可得做這個主啊！

四：我早知道了（外面響了兩擲彈筒）

康：四爺！皇軍光在砲樓打擲彈筒也不管用，我看你快上砲樓上去一轉，請太君下來打龍！作興能奪

回點來！

四：皇軍又不是聾子，他聽見也不下來呀！我去還不是白搭！八路倒是走了沒有啊！

洛：敢沒全走完罷！

四：快關上！快關上！你們打算要我的命啊！

衆：咱們老百姓可全仗你啦！

洛：明天太君要是怪罪下來！

四：明天有我哪！（康成將櫃關上。）

康：四爺！咱們可是拿命保住你的啊！

洛：四爺！可全仗你啦！

四：我知道！

——幕急下——

（註一）清水小隊長，讀做「西米茲」小隊長。

（註二）保管糧：這是華北敵寇在淪陷區大量掠奪糧食的一種欺騙辦法。每當夏秋收之後，敵人卸假八路軍搶奪糧食爲名，強迫人民將糧食送交敵「大倉」

保管。食用時，須持『配給證』按時向大倉『領取』一定口糧，話雖如此，可是事實上糧食既關入敵人『大倉』，七捐八捐的一扣就再也領不回来了。有時即使能領，也再不會是糧食，僅是一些亂七八糟的配給品。

(註三) 駐地給養：一九四三年春，北嶽區東綫偽軍正式實行『駐地給養』制度，即是偽軍給養此後不再由上級供給，而是按一定規定直接由偽軍向現駐村莊索取，從這一規定實施後，淪陷區人民的對敵負擔是更增加重了。

(註四) 子彈的幹活即打仗。

(註五) 米西：吃飯。

(註六) 意即『把村長帶上砲樓去。』

(註七) 意即『把他留下。』

(註八) 梅太：關東語，壞了壞了的意思。

(註九) 天黑以後，敵人懼怕溝邊上瞭哨的人們瞞了會偷偷的睡去，就想出了這麼個辦法，凡站崗人們一定要大聲吆喝，從砲樓跟前起，一個連一個的吆喝過去，發現那個斷了氣，砲樓上就朝那個打槍。

(註十) 『單打』：就是誰壞打誰。

保衛合作社

集體創作
賈克執筆

時間：一九四四年，秋天

地點：晉察冀邊區南線游擊區

人物：齊洛耀——六十來歲。

齊瑞——洛耀兒子。

王貞——洛耀閨女。

嫂——齊瑞媳婦。

崔保子——王貞丈夫。

村長——五十多歲。

羣衆……。

衛景：平原上，百十多戶的集市村莊。一所窮人家的院落，週圍破土牆，被風雨吹打得殘缺不全，坐北三間平房，前簷底下，靠窗戶處，安着鍋台，上邊橫搭着木板，放些碗筷等傢俱，當院葡萄架。底下擺着石桌石橙，旁邊通後院的小洞門裏面，隱蔽着紡線織布的地窖子，浮頭堆着些柴火乾草。通街的大門，矮矮的門樓，兩扇門輕輕的掩着，院裏收拾得倒清淨整齊。

幕啓：深秋，收棉花季節。天剛亮，隔壁煙囪裏，早已冒起白煙。今天是這村的集，因時間早

早，村裏依然靜悄悄的，早晨的風，帶來不少涼意，把焦黃的葡萄葉，吹積到牆根底下。稍停，嫂子從小洞門裏走出來。

（嫂子：二十八九歲，當村合作社婦女紡織小組長，半新半舊，能說會道，精明利落鄉下婦女；一身藏青大褂夾襖褲，漿褲腿，她走到當院，抬頭看看天氣，拍拍身上的土，返身朝小洞門裏邊說話。）

嫂嫂：大妹子，快點上來吧！老陽都出來高高的，隔壁二嬸家也點着火做開飯啦！看襪集上該上人的時候啦！

（玉貞在小洞門裏答應）『嫂子！你先接上這個布去』

（嫂子走進洞門，接過一捲剛織完的布）

嫂：（看着布自言自語地）唉！過的這是什麼年月，連紡線子織布也得偷偷摸摸的，躲這個藏那個的（回頭對洞門裏），大妹子，地窖子蓋好，把浮頭那柴火舖嚴實，回頭鬼子發現有織布機子，又該給砸啦。

（說着走到葡萄架前邊，細翻着布。不久，玉貞上。玉貞，二十四五歲，身質清秀，性情溫和，參加合作社紡織，自食其力）

貞：（拿上一捲布，認了半天，抬頭對嫂）嫂子！這個布不像我織的，你手裏拿的那疋，你認識是不是你織的？

嫂：呸！可不是，拿到手裏我摸着就不像我織的嘛？快換過來吧！（把布遞過去，詼諧地）大妹，瞧這布格格支支的，真跟鐵板似的，拿到集上大伙一評議，保準三截按上啦！可够標準！

貞：（瞪嫂子一眼，不去伸手接布，半嗔地）嫂子！你叫我說兩句，心裏就塌實啦，（拉着長聲）嫂子布織的好，可够標準給嫂子布上按上四個羊的戳。

嫂：（笑着搶過自己的布）快拿過來吧！人家好布三羊戳就頂頭啦，那隻羊殺了，把肉賣給誰去呀！

（說着格格支支地笑了）

貞：（認真地）說正經的，嫂子，咱們織的這機布，趕上隔壁二孀子織的標準布不？

（姑嫂倆把布展開細看）

嫂：那看是誰說！要是叫我說是够上了，誰知大伙給評議怎麼說呀！就打不濟死了，也比好不足，比壞有餘呢！

貞：看嫂子倒知足，照你這一說咱還挑戰比賽幹什麼？虧的你還是紡織小組長，話怎麼說出嘴來的？嫂：快摺起來吧！好壞一評議，誰也虧不了誰！咱們眼睛再尖，也不能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玉貞一笑把布摺好，接過嫂子的布走進房去）

嫂：大妹子！把掃炕笤帚拿出來。

（玉貞答應，拿笤帚上）

嫂：爹起來了沒價？

貞：爹沒在家，爹那性子，那天不是天不亮就起呀！八成去找幹部商議事去啦。

（嫂子接笤帚）

貞：我給你掃吧！看的滾這一身棉花。

嫂：今個到月底啦，又趕上是集，咱們織的這機子布，換回錢來，合作社借款該還清啦。

貞：嫂子，月初借的合作社一機子十個布的緯線錢，是七百塊，今個十個布織出來啦，上集市就漲了三塊多，除還合作社，還撈多少錢？

嫂：一疋布賺三十塊，十個布不是三百呀！長蟲個累皮，分三期還七百塊錢，賺來賺去，淨撈一個布吧！

貞：這兩集，鬼子一收棉花，咱們就給多紡多織！這一冬天砸下點底子，來春就不再受治啦。

嫂：可不！咱家又不比別人家，咱家沒人手種地，你哥哥在區上，是個脫離生產的公家人，咱參負責集，又負責合作社，一家子吃吃喝喝還不有數的指這點棉花，紡紡織織的糊這個嘴。

貞：唉！能糊着嘴就不壞嘛？早先吧！咱這邊區民主，總算日子改善啦，鬼子把崗樓一安，開頭一陣子，還不是掀不開鍋，人們乾瞪眼，這回合作社把救活啦，咱們又生了產，又和鬼子鬪了爭，一個好處，咱兩頭撈下啦。

嫂：好好歹歹，誰心裏沒個數呀！咱們拾安拾安點火做飯吧！

貞：你看都快上集啦，光顧拉扯啦。嫂子！你看今個吃什麼？我去抱柴火去。

（說着走進小洞門去）

（嫂子拿笤帚剛要進房去）

（齊洛耀上，齊洛耀六十來歲，樸實農民，對公家事情熱心負責，過去是集上公好人，這地區淪陷後，展開對敵鬪爭，建立合作社，他擔任幹部，又被公推為本村集市委員會主任。洛耀吸着旱煙，推門進來後不住的咳嗽）

嫂：（回頭看參進來）參！大清早就出去，秋涼啦，您那破羊皮襖，玉貞是不是補上啦，還是披上

好。

耀：才剛村長來找我商議事，看你們姑嫂倆突擊怪熱鬧，也就沒驚動你們，匆匆忙忙就走啦，玉貞呢？

嫂：後院抱柴火去啦，爲着趕這個集，我們熬了一宿，這兩個襪子布都完啦，合作社第三期也就這啦！

耀：好！（點點頭走到石凳上坐下自己嘔咕着）唉！你們不知道吧！玉貞她女婿有信啦！

嫂：啊！崔保子呀，走了四五年子啦，這會有信啦！

耀：咋個保順到城裏新民會開會去；碰見他啦！說剛打保定回來，這會子在開發公司呢？

嫂：（給參示意）參！小點聲，這陣子突擊，織布，剛剛忘了這事，好容易心裏平穩陣子，回頭叫她聽見嫂又惹她不痛快。

耀：唉！真也是，玉貞這孩子從小沒娘，又碰上這麼個婆家……唉！……

（玉貞抱柴火上）

貞：（站在洞門）爹！您回來啦！

耀：啊！玉貞你！……

嫂：（看玉貞神色不對，急用話岔開）

爹！你看我跟我玉貞織的這機子布，趕上二疋子的標準布不，我們還挑着戰呢！

耀：（會意地）哦！好好，我先瞧瞧，要够標準，咱集上又出來齊玉貞大布啦！把你二疋子的齊老婆大布就給頂啦！哈！哈！（大笑）

嫂：大妹子，走！咱叫爹先給評議評議去。

貞：（站著不動，慢慢地）嫂子，你先站會，我問你句話，爹才剛跟你說什麼來着？

嫂：爹說今個是集，布交出去，合作社賬清了再借下期的。

貞：嫂子你別瞞我啦，我又不是三歲兩歲毛孩子，什麼事情不懂，早先我心裏難過，也是恨他不爭氣，鄉親跟前丟人背興，我是出了閨的閨女，久住娘家，我心裏苦處，別人不知道，難道嫂子你

還這樣呀（說着要哭）。

嫂：（安慰她）大妹子，都怪我不疼你，拿你當外人，遇事變子轉子的也是怕勾你不舒坦，你也別多心。

貞：嫂子這份情，我心裏清楚，爹說崔保子真給日本人作事當漢奸了嗎？

嫂：唉！你別信外邊風言風語的，人長着兩片嘴，什麼話說不出來，崔保子走了幾年了！要是有信心，早晚總會家來的。

躍：（半天插嘴）玉貞子！這是保順到城裏開會帶回幌信，不提這個吧！今個月底集把布交出去，還

清合作社賬，一次一清，這是合作社的規矩，咱家不能丟合作社的信用。

嫂：大妹子，趕緊做飯吧，等會上集，先比標準布，後還合作社賬。

（齊瑞聲）『玉貞！開開門。』

躍：誰呀？

貞：（開門）哦！是我哥回來啦。

（齊瑞化裝掛燒餅籃子上。齊瑞二十七八歲，區幹部，負責合作社一帶工作，爲着到各村各集方

便，他化裝賣燒餅的，工作鍛鍊得他機警靈活，懂得很多對敵鬭爭方法，一個新型農民幹部。他進來後，把籃子放下）

耀：啊！瑞子，你們進溝啦。

瑞：爹您出去？咋兒格拏來的信，接到了吧。

耀：剛回來，幹部們商議，都照你信上通知各小組啦，到時候各家拿着布就上集，先評議，後發貨。

今個月底就把這筆賬結清嘍，那邊運輸來了沒有？

瑞：限時差不離，正零零星星往集上走咧，還有區小隊也進溝來啦，跟我一塊進村的！

嫂：啊！來隊伍啦，咋誰家息潯呢？

瑞：在集上呢。李隊長叫他家來，他不來。

耀：那你們跑了一宿，還沒吃什麼呢，那你先家裏息會，我找幹部給區小隊派飯去。

瑞：對，爹，派上十四個人的飯，順便通知各小組，告訴各家說，今天集上規定的暗號，是大鈴底下，伸兩個手指頭，一大一小的點，訂對清楚，把貨就交過去，回頭山咱合作社幹部兩下結賬。

耀：對，我們幹部商量，吃早飯就把集完了，上集鬼子晌午來的。啥也沒摸着，這集準來找麻煩，咱們早點不露山，不露水的把這集就過啦。

瑞：我跟李隊長也是這意見，能早，就盡量的早。

耀：那就湊付啦，齊瑞家的，多做上點飯，咱家管上兩個人，玉貞，你把你織的布拿出來，先交評議

會，評議一下，看够標準不，回頭當集再按戳！

（玉貞進房去）

嫂：爹，你捎帶告二嬸家一聲，我這小組就不另通知啦。

貞：（上）爹！這是嫂子的，這是我的。

（玉貞把布交給洛耀下）

嫂：（對瑞）你先喘口氣，鍋就開。（看玉貞在那發怔）大妹子，你要累的慌就炕上躺會，熬了一夜

啦，等會好上集。

貞：我不累……

瑞：咋兒個你們又突擊來着？

嫂：可不！突擊了個通宵。（說完進房去）

（齊瑞把腰帶解開，拍拍身上土，把燒餅籃裏手槍拿出來，看看槍膛的子彈，擦了擦，撒在腰裏）

瑞：（邊作邊說）玉貞！我看你該再加點油，上集咱村歇過去的布，都够二羊三羊，量也多，質也高，這都是咱村大伙的光榮，有人提議，選咱村莊織布模範呢！區裏正討論這事呢！下集再進溝來，就給你們帶回喜訊來啦！

貞：嗯……

瑞：合作社這一期織布貸款，咱們能還吧？

貞：能還……

瑞：你和你嫂子兩樣布織完了？

貞：織完啦。

瑞：別家呢？

貞：差不多吧……

瑞：（把槍掖好，抬頭看玉貞像是有什麼心事樣子）噯！玉貞，你怎麼這沒精打彩的，病啦？

貞：（強笑）沒什麼！好好地病那門子（說着進房去）

瑞：（拉着她）那是爲什麼，是你嫂子又嘔你來着！

嫂：（走出來站在門口笑着）呸！我可沒嘔她！

貞：（過意不去的）哥！你這是什麼話，平白無故嫂子嘔我幹什麼？

瑞：那是爲什麼？

嫂：（給瑞使眼色）人家整宿坐在機子上沒合眼，就不興裏的慌，偏你多心，死氣白裂問來問去，

（過去拉貞）大妹子，別理他，咱們屋裏去。

貞：嫂子快做飯去吧，等會區小隊他們還來家吃飯呢！

（姑嫂倆進房去。瑞看她們進去，笑了一下，把籃子拾妥一下。村長匆上。他四十多歲，開朗談

諧，負責老練表面是敵人村長，實際是抗日積極幹部。）

村：齊瑞兄弟！你在家呀！

瑞：（怔着）啊！村長，什麼事？

村：我給你說呀，你妹夫子來啦！

瑞：啊！崔保子呀！

（嫂子掀簾出來）

嫂：啊！崔保子到村來啦？

村：這小子走了幾年，也摸不清他在外邊幹些什麼？我早上跟大叔也說過，咋個保順到城裏開會碰上他啦，說是剛打保定回來，才剛我到集上去了一出大門，迎頭碰上他啦，還推掛車子，後邊帶不少包包物物的，看樣還吹氣冒泡咧。

瑞：你碰見我爹沒有？

村：沒有呀！

瑞：我爹通知各小組告說今個集上運輸組暗號去啦，（對嫂）你去找爹回來，沒在二孀家，就在老秦家評謬布呢！你說村長來啦有事商議，各小組就先別通知，停停再說。

（嫂急下）

瑞：崔保子這趟是夜貓子進宅！沒事不來，你看回到城裏好幾天，早也不來，晚也不來偏趕集上來，你說能沒事麼？

村：說是呀！你們家是咱合作社據點，你吧，是區幹部，專門負責咱這一帶合作社，要讓他冒冒失失撞進家來，那不壞了醋啦，我把他安頓在公所裏，叫保順攪吧着吧，抽身子給你和區小隊送個信，李隊長我跟他說啦，他叫你一聲，看怎麼辦？崔保子還打聽你來着。

瑞：打聽我，你跟他怎麼說？玉貞你出來看門。

村：我說齊瑞沒什麼幹的，跑個集，作個小買賣，賣個燒餅吧！（玉貞上站在門口）

瑞：你聽他口氣，他這趕來，透露什麼意思沒有？

村：嘿！還是那老樣沒改，一見面就給我吹上啦，他說他到城裏開發公司跑外辦貨的。

瑞：（吃驚）開發公司？這可是咱們合作社冤家對頭？

村：他說開發公司辦貨的，給八路軍也作買賣。

瑞：怕不保準，他這悶葫蘆裏還不知賣的什麼藥呢？（洛耀匆上）

耀：村長，聽說崔保子來啦。

村：可不，我跟瑞兄弟正商議着呢？

瑞：開發公司是敵人專門收糧食棉花的機關，現在正是棉花下來的時候，鬼子蹙足勁，什麼花樣都使出，出來，崔保子在開發公司，他先來了，鬼子屁股後邊，保不準也跟來，上集鬼子不是沒模着麼？那今個吃早飯這集，我看停停再說。

村：上集鬼子是在晌午來的，這集他早上來，咱給他移到後晌去，反正集在咱們手裏，叫他武大郎爬槓子，兩頭够不着。

瑞：光移時候就誤歇走，你看這麼辦怎麼樣，運走的棉花布各小組都集中，零兒八星拿到集上當幌子，擄擄日本人，鬼子不來，就按原來計劃，鬼子要來，那就看風使船。

耀：這樣也好，才剛把兩個小組的布老秦家大概的評一下，玉貞他嫂，和你二孀他們都在那，先規定個標準大家伙再通過，咱們幹部充分分工，我還到集上等着支應鬼子，反正我是集上負責的，鬼子跟前我好出頭，村長你自認一個吧。

村：我自認跑脚，招呼連絡，一概歸我管。

瑞：我參照顧集，村長聯絡，我盯着崔保子，別叫他到處亂串，叫李隊長他們留點神。

（嫂抱兩絨布上）

咱們村的游擊組都準備好，叫民兵把哨放遠點，有事先通知村長，由他連絡。

嫂：村長，區小隊長在老秦家呢，他叫告你們說，那邊運輸組都進村啦，問你們怎麼辦？

瑞：村長，你把才剛商議的先去和李隊長說一聲，叫保順先領到各家吃早飯去。

（村長下）

嫂：這縲布是我們小組的，小組長們都評議玉貞的布够標準，是這集頭一份。

耀：那好呀！齊瑞子，你先把布堅壁在地窖子裏，地窖子裏還有各組交來的布，一塊拾安一下。等會好運走，我先到集上看去。

瑞：您去吧，我拾安好就去。（洛耀下）

嫂：大妹子這集的布你是標準，連二嬸子織一輩子布的老手都伸了大姆哥啦。

瑞：你把要堅壁的東西拿出來吧！這好事慢慢再說你不知道，還有喜訊沒告你說呢？

（嫂子進房去）

瑞：玉貞！崔保子在外邊跑了三四年，限下回來啦。

貞：哥！我聽見啦。

瑞：（嚴肅地）玉貞！你是個明白人！咱們窮了幾輩子的人家，到邊區民主生活手裏，受苦的總算翻身啦，不管吃糠吧，嚙菜吧，日子是越過越有熬頭。咱這就打上崗樓之後，抗日政府也沒忘了咱們莊戶主，開展合作社，解決鄉親們的生活，咱們吃水可別忘掏井的人。

貞：哥，你說這些話是怕我不知好歹，把合作社暴露給崔保子嗎？

瑞：（笑了）你心裏聰明，拿話一點就透了，我是怕你說話不留神，把合作社聲張出去，你記得你婆

婆病的時候，吃藥的藥錢，死了買棺材發送入土，那樣若不是合作社救濟，咱們也是白瞪眼。
貞：哥，我不是那知恩不報的人。（低頭坐下）

（嫂拿賬簿等上）

瑞：等會再說吧！（說着脫下大袍，走到鍋台旁邊，把鍋撇下來，掀起裏邊的石板，翻身下去對嫂子一說）門口晾着點，門別關，有人來支應一聲，玉貞！把東西遞給我。

（玉貞把布遞給齊瑞）

（嫂拿鞋幫坐在門墩上一邊晾着，一邊作起活來）

瑞：操點心，別叫人撞進來。

嫂：你下吧！

（齊瑞下地窖子去，玉貞站着出神）

嫂：（抬頭看着她，笑着說）大妹子，你看這集織的布你是第一，又趕上妹夫回來啦！這是雙喜臨門，你也該高興高興。

貞：嫂子齊家出了這當漢奸的女婿，還不嫌丟人現眼，我有什麼心腸高興。

嫂：大妹子，你也別難過，人常說，收子回頭金不換，能勸還是把他勸回來，人心都是肉長的，沒有化不動的鐵，好歹是倆口子，貴賤是一家人。

貞：嫂子說的話，我知情就得啦，勸了耳朵，勸不了心，早幾年不是勸破了嘴，還是老病不改，嫂子！你說別人吧，親一層，厚一層，總是隔着一層，咱娘死的早，從小我拿嫂子沒當外人，這幾年我心裏苦處，嫂子你還不知道麼，我也是恨鐵不成鋼。（說到這裏，拿衣襟擦眼淚，沒說下

去)……

嫂：大妹子！你沒拿嫂子當外人。總算嫂子我沒白疼你，咱們家吧，靠合作社吃喝日子過的也不怎樣愁，有大伙吃的，就餓不着你，遇事把心往寬處想，跟我學我就是那個沒心眼的人。

(姑嫂正說中間，外邊村長聲音)

『齊瑞家的，看着點狗，你家親戚來啦！』

嫂：(一怔)啊，崔保子家來啦。

貞：那我哥還在地窖子裏呢？(着急)

嫂：快叫他上來。

貞：都到門口啦，那還來的及啦，(急中生智地把齊瑞脫下大棉袍擲到地窖裏，吃力地把鍋安在鍋台上)，哥，你先裏邊呆會，他們家來啦。

嫂：還有你哥那賣燒餅的籃子。

(玉貞拿着籃子進屋去)

(嫂子看玉貞進去，迎出大門去)

嫂：(笑着)呸他妹夫子，那陣香風吹來的，是接媳婦來的吧。

崔：哈！哈！嫂子全家子都好呀！

嫂：好，叫你惦記着。

(村長和崔保子上。崔保子提幾包東西。他年廿六七歲，浪蕩子出身，過去在集上當經紀份子，拐拐騙騙，混的人緣不好，因之遠走高飛，投了日本人，暴發了點橫財，跟開發公司有勾結，是

個唯利是圖的傢伙，崔上來東張西望地四下瞧着）

崔：這幾年光景好過吧！

嫂：好過還不喝白粥呢。他妹夫子快到裏邊坐。

崔：好，好，等會我還到集上去，就在院裏吧，爹呢？

嫂：在集上。

崔：噢，你看打保定動身的時候，走的很倉促，也沒顧上多買，這是給爹捎來幾包點心，還有點茶

葉，這給嫂子扯的點衣裳料子，小意思。

嫂：唉，你看叫妹夫子花了這些個錢幹什麼？

崔：沒什麼，收下吧，大哥呢？

嫂：啊，也到集上去啦。

崔：大哥這幾年怎麼樣啊？

嫂：那個沒出息，還能成大氣候呀？家門口守着個集，集上作個小買賣，糊弄着餓不着就算念佛啦。

你看本來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咱這塊地，根老輩子就不興種棉花，這幾年子，『皇軍』非叫種不結，結的花桃不大點，連嚼够（吃喝）都混不到嘴，反倒誤了集上的買賣。

村：（笑）你看你這人，光聽你一個人說的話啦！把我和親戚都晒起來啦。

嫂：真是，我這個人，光顧閑扯；連碗水也沒讓，大老遠跑的怪累的。（說着進屋去）

崔：哈，哈！（東張西望地來回走動）

村：保子兄弟，你走這幾年，你看這村裏都變了吧。

崔：變啦，變啦，（感嘆地）後浪推前浪，一法兒變一法兒，孩子們長大啦，上歲數的人土啦，就是早先一塊常混的熟人，見面也不敢認啦。

村：人變啦，地頭也變啦，這年頭破破拉拉的，可不比你在家那幾年子。

嫂：（端水出來）是呀！誰家不是破破爛爛的，他妹夫子快喝水。

崔：嫂子又叫你忙乎啦，這幾年光願在外邊窮跑扯，總也沒顧家來看看，我是前日個打保定回來，今個抽空家來看看，順便湊個熱鬧趕個集。

嫂：嘿，這越來趕集，可神氣多啦，看他妹夫混發了吧。

崔：噯，發財趕不上，今個這跑跑，明個那顛顛，缺什麼，還缺了個吃穿呀。

村：保子兄弟，你光知道你在外邊有吃有喝的享着洋福，你可不知道咱鄉親們少吃沒穿受這份洋罪啦，才剛你嫂子沒說，『皇軍』叫種棉花沒收成，錢糧重，捐稅多，光喝白稀粥，把肚子漲的鼓一樣，兩泡尿就又餓了。

崔：哈！哈！一樣，年頭不濟，天下一樣，全趕這勁頭上啦，就拿大地方天津北京說吧，趕到這時候，也得一樣對付混，有幾個像我這樣的有吃有穿！越混越好的主呀！哈！哈！（得意地）事在人爲！事在人爲！

嫂：呸，聽他妹夫子說話，可仁義多啦，到底是見過世面啦，不像早先在集上啦，伸出三個手指頭磨兩片咀窩講究，撈人家三毛五毛的，找個地方又過癮去喇！

崔：（笑）嫂子你還是這麼能說呀！

嫂：我能說，有你能說，不賣的東西叫你一說就賣喇，要賣的東西，叫你一說到賣不了喇。

村：哈，哈，哈！（開朗的笑）那是早先在集上當牲口經紀的時候，這會子，人家在開發公司跑外辦貨的啦。

崔：得啦，你別給我瞎吹啦。

村：噢！才剛在公所不是打從你嘴裏說出來的。

崔：沒有的事，瞎扯。

嫂：唉，要是什麼就是什麼，別人也搶不了你的，別看你發了財，我們這窮丈人家，也不想沾你什麼光，這會你有了法啦，你娘死了這兩年，你媳婦在家也沒少了罪。

崔：唉，要提起我娘死來，多虧鄉親們幫補，以後我崔保子總謝謝大家伙。

嫂：別卸啦，套着餵吧！你要真是個孝子呀，還不像野馬斷了韁繩似的，東跑西顛，遠走高飛，連家都不顧了呢？

村：別鬧啦，不提這個吧，這趟他回到本鄉本土的，叫他心裏也痛快痛快。

嫂：你看光顧咱們說啦，忘了她啦，大妹子你倒出來呀！（說着走進去）

外邊喊：村長在吧，快點去呀，公所有人找你！

村：啊！（村長出去）

貞：（在屋裏）嫂子！你這是幹什麼呀！

嫂：你倒是出去呀！

（嫂推玉貞出來，玉貞站在門口不動。村長匆上）

村：保子兄弟，你先呆着，公所有點事。（對嫂）不差離就催他公所吃飯去，那兒預備下啦。（說時

給嫂子使眼色，叫催他快去意思）

嫂：（會意）要預備下嘍，我們也不強留他。

村：保子兄弟，呆會準來啊。

崔：你忙你的去。

（村長急下。嫂看他倆不語，走進房去。玉貞不理，背過臉去，坐在台階上）

崔：（半晌，走到玉貞跟前）這幾年不好過罷。

貞：（抬頭瞪他一眼，堵氣地）你還要家呀，家裏好過不好過，管那些幹什麼呀，你有一個吃飽一家子不餓。

崔：前幾年我走出去，也是沒法的事，早先在村裏人們瞧不起我，誰見誰躲，親戚們跟前抬不起頭來，你當我願意走呀。

貞：那是你好的過，多喝點酒，多坑點人，鄉親們就瞧得起你嘍。

崔：過去的事，就不用提那些個啦，我崔保子也是男子漢大丈夫。天底下的道都是人走來的，當初我說過，沒幾皮志的就不在人前丟人現眼，多會不混出個頭來不回家。

貞：唉！你這是混出頭來啦，（拉他）走，咱們到門外頭說去，省得叫外人聽見笑話。

崔：（不以爲然）不偷人，不搶人，還有什麼笑話的。

貞：你不怕笑話，我還怕笑話呢！你知道走了這幾年，我和娘是怎麼熬磨着過的，娘陪着兩隻眼，什麼事不能幹，還靠我兩隻手起早睡晚給人家縫縫補補，娘吃稠的，我喝稀的，把娘也給熬煎死咧，起先吧，咱們家也是一年不斷二年糧，打從我到你家那天過得是舒心日子；你們爺倆窮吃坐

喲，把個家當拆騰個一乾二淨，娘死的時候，連棺材都買不起，要不是……（說到這裏停住）忽然改了要不是鄉親們幫湊，他老人家就叫席筒給捲出啦，這就是養兒子的好處。

崔：娘死，家裏不好過，我在外邊也聽說啦，事情已經過去，就不用提那些個啦。

貞：不提那些，我要提，你知道這些話，我整在肚子裏多少年跟誰說去。

崔：算我對不起你，以後想法補報你得啦，城裏咱們也買下了房子，置下地……

貞：（打斷他的話）別往下說啦，算我自指望你啦，打從咱村安上崗樓，家裏呆不下去，搬回娘家來，不用說我啦，咱這灣子老鄉親真遭下大罪啦，鬼子起初成天沒日下崗樓，二姑家爹，劉莊大表叔。那麼白的頭髮，那麼大的彥數，什麼不說就出去給砍啦。三姨家的二閨女，十五六歲的孩兒也拉上崗樓給糟踏啦，就拿種莊稼說吧，好歹地就不叫種糧食，誰家沒個老少，那個不張着嘴要吃飯呀，村裏大伙的那份光景，是多麼不容易呀，我只說熬的你在外邊學了好，怎麼也替鄉親們出口氣，不希望你混來混去給鬼子做了事，當了漢奸，你還要臉，還有什麼臉家來，在鄉親們跟前愧，買房子置地，不是好來的錢我不指望，沒有你！我也活了這幾年啦。

崔：你看你說這一套車的話，我一個在城裏做個買賣，你幹什麼老是漢奸漢奸的呀！

貞：你還說呢？開發公司是鬼子開的，咱這灣子沒吃沒喝的，還不都是開發公司開的，你在開發公司，不是漢奸是什麼？

崔：你別看開發公司，這跟八路也沒少打交代，前幾個月八路那邊托我打保定辦了一批貨，因為沒車，這貨沒按日子到，立時也跟八路接不上頭，潛貨呢在城裏放着又怕日本人撈了去，對不起八路軍，聽說有八路軍的個合作社，不知裏頭誰拿事，我想跟他接個頭，拉個關係！

貞：哼！這事呀……

（嫂子急掀帘子出來）

嫂：唉！你可少說這八路八路的，你不看這是什麼地方，要叫『皇軍』知道還了得呀！

崔：哈哈！『嫂子你這人也太精明啦，要不是家裏沒有外人，你當我說這個裝假呀！』（假裝認真地）

唉！嫂子你們要知道合作社是誰拿事，跟我說了，省得這貨叫日本撈了去，我有了好處，還忘的

了嫂子們呀！

嫂：唉呀！你打問事也不長眼睛，什麼合作社不合作社，到集上公賣公買，誰也騙不了誰，再說我們

一個婦道人家，除了集上打個油鹽醬醋，就知道竊底子做飯。

崔：唉，嫂子你不給我說就得啦，你們都把我當外人，我有啥法子呀！

外邊村長喊聲：各家支應着，『皇軍』進村啦！

（嫂子和玉貞暗暗吃驚，不時看鍋台）

崔：啊！日本人也趕集來啦。

嫂：你看你還八路八路的亂說，這就是自己親戚家，要是外人呀，早綁上送給『皇軍』去啦。

崔：好！好！嫂子我謝謝你吧，嫂子，我先到集上轉轉，打聽打聽行市，對勢收點貨，呆會齊瑞哥回

來了，告訴他在家等我一會，我有事找他。

嫂：好吧！

崔：這會集上正是上人的時候。（說着下去）

嫂：（把門關上）快叫你哥上來！

(玉貞把鍋端下來)

貞：哥！上來吧，他走啦。

(齊瑞爬上來，順手把鍋安好)

瑞：可把我給整壞啦。

貞：哥！鬼子真的進村啦。

瑞：我在地窖子口聽見啦。

貞：才剛公所有人找村長，許是咱上的來報告，今個咱們料對啦。

瑞：崔保子上集去啦？

貞：他說到集上轉轉，打聽打聽行市，對勢收點棉花布，他走告訴叫你在家等他，一會他來找你。

瑞：哼，好吧。

貞：鬼子上集來啦，咱們的布怎麼樣呀，真要叫鬼子弄了去，合作社賬沒法還，下期也別再借啦。

瑞：你們別急，有合作社在，準叫大家伙不吃虧，咱們區小隊這趟進溝，特意保衛咱這灣子的，上級也照顧，棉花就是鄉親們的命，日本人收去要作砲藥軍火，打咱們，咱們紡成的線織成布，改善

大伙的生活。

(浴糶匆上)

麗：鬼子進村啦！

瑞：嗯，爹。你知道來了多少？

麗：不多，五個鬼子，八個警備隊，那個帶眼鏡的憲兵小隊長也來啦。

瑞：啊！那傢伙可毒呀，今個可得好好招架着，爹，區小隊呢？

耀：還在集上沒動，李隊長說鬼子進村啦，各家派飯吃着不方便，他們在集上先墊補點啦，今個外村趕到不少，當村的合作社一通知，到沒什麼人去，棉花布一概沒往外拿，合作社一掌握行市，外村賣棉花布的，誰也不敢落市啦。

瑞：咱當村棉花布不往外拿，人也總得上集當當幌子呀，上集鬼子撲個空，這集省得鬼子疑心咱們又都齊心啦。

耀：（對嫂）那齊瑞家的你帶你那小組人上集，裝買棉花買布的，別的小組，我再去通知，要上集大家一塊去。

嫂：那大妹子咱們拾妥一下去，你裝買棉花的，我裝買布的。

（玉貞慢慢地跟嫂子進房去）

瑞：爹：您告訴各小組之後，叫李隊長在外邊多照顧一下，我立刻就上集去。

（洛耀說完匆下。嫂子拿口袋上，一邊走着拿手巾包着頭）

嫂：（對瑞）你快點進去瞧瞧去，玉貞一進屋就啼哭，我問了兩句也沒答岔。

瑞：那你一個趕快去吧！

（齊瑞進屋去。嫂收拾好，剛才開大門，崔保子上）

崔：啊！嫂子，你是幹什麼去？

嫂：（見崔怔着）啊……他妹夫子……哦！到集上買點線子，你看連自己家補補縫縫的線都接濟不上。

崔：別去啦，集口沒有，有兩攤小注棉花，一張嘴要的行市，比上集漲了一倍多真邪性，棉花剛收下來，行市就忽漲忽落的，這買賣可也就難作啦。

嫂：（強笑）唉！我這自家使換的星星點點，貴還貴到那去，唉！你大哥回來啦！（大聲對屋裏）他妹夫子來啦。

（齊瑞出來）

崔：哦，大哥。

瑞：（見崔親熱地）哦，保子兄弟，多年不見，好罷？

崔：大哥，看你還是先前一樣，不顯老，沒怎麼變啊？

瑞：我倒沒怎麼變，你可變的不像早先啦，要不是在家裏碰上，真還不敢認呢？

崔：哈，哈！大哥這幾年混的如何？

瑞：不用提啦，你走那工夫，還湊乎種點繭巴子地（壞地），眼時不行啦，守着集，掛燒餅果子籃子，養不了家，糊不着嘴，沒出息，比不上你。

崔：才剛聽嫂子也說來着，小本難說賺大錢，大哥也不想找點別的事情幹幹。

瑞：想又怎麼樣，這年頭找個事，又不容易，再說沒門路，幹什麼也不成。

崔：要是有門路給你找個事，你幹不？

瑞：自然是幹嘍，盼還盼不到手呢！

崔：我看你不保準，你家知道不让你出去。

瑞：兒大不由爹，女大還不由娘呢，有錢撈就行，誰還管的了。

崔：好，（靠近齊瑞坐下）大哥，咱們把話就說開了，我這個作買賣圖的是個錢，不管他是八路，也不管他是日本，誰有錢，咱就跟誰幹，今個這一筆大買賣，大哥你插把手怎麼樣。

瑞：什麼買賣？

崔：『皇軍』要在咱集設立一個棉花收站，以後把棉花統制起來，不叫紡線織布啦，按村派數，咱村派了五萬斤每斤按二十五塊收，爲了本鄉本土地我給說了說，日本人眼時出三十塊錢，可是咱在鄉親們跟前就說二十八塊，有肉的骨頭怎麼也好啃，這裏頭有一斤棉花撈他兩塊錢，這數說起來不算大，可是五萬斤呀，一二得二，二五一十，咱們一轉手淨撈十萬，就拿四六劈開，大哥勤動手就撈四萬塊錢花花。

瑞：皇軍要知道咱們從裏邊撈錢，腦袋不要搬家呀。

崔：你看你這膽小勁，不圖黎明不起早，誰給他辦。

崔：不賣，這是皇軍派的，賣也得賣，不賣也得賣，我去跟皇軍說，這收買站長哥就出來幹吧，手底下再找兩個能幹的幫手，咱這縣地方大了去啦，這一季棉花收下來，保够種上幾頃水澆地，哥，怎麼着吧？（一拍齊瑞肩膀得意地站起來）

瑞：（故意地）可我這點材料你也知道，作小買賣出身，沒見過大世面。

崔：成！你人熟地熟，我出錢，你出人，咱就敲鑼打鼓幹起來。

瑞：對，你說咱什麼時候開始吧，你就拿錢吧，買力氣咱有的是。

崔：你別忙呀，這不是正收棉花時嗎，咱們收，可人家八路合作社也要收呀，咱們得跟人家連繫着點，買賣不能咱們一家獨吞，也不能叫他們獨吞，早先就跟八路也沒少來往，前兩月八路托我辦

一批貨，始終沒接上頭，你要知道八路合作社誰拿事，你領我見着他，一來聯繫聯繫，二來把這批貨轉過去。

瑞：那你這樣吧，你就把這批貨交給我吧，我慢慢給你打聽。

崔：（冷不防一把抓着齊瑞）哈，原來八路軍合作社是你呀？……

瑞：（鎮靜）……幹什麼……崔（大笑）哈！哈！

瑞：你跟我打什麼哈哈，你把收買站長托給我，我就盡心給你打聽合作社，你這樣吓唬我，是不是不信服我，那好啦，坳水不犯河水，你收你的棉花，我還賣我的燒餅……

崔：我跟你鬧着玩，大哥，你還不知道我這性子，雞毛蒜皮的。

瑞：好傢伙，你這一鬧，吓我一身大汗，要叫『皇軍』知道了，你看死了冤不冤。

崔：大哥別說這個啦，（正經地），咱們就辦，什麼時候你領我去找合作社拿事的去？

瑞：事不宜遲，說辦就辦呀。

瑞：好，那一準！

（村長急跑上）

村：保子兄弟，保子兄弟快去吧，出了岔子啦。

瑞：（暗吃驚）怎麼啦？（玉貞上）

崔：什麼事，你慢慢說。

村：你老丈人在集上叫『皇軍』一上集，大告示就貼出來啦。上頭寫着以後所有棉花不準私買私賣，紡線織布統由『皇軍』管理，在集上見有兩疋布的主，就說有八路合作社的，硬給拿走，你老丈

人跟「皇軍」央求，叫「皇軍」按倒就打，還從老頭子身上搜出一張空白條子，佯說是給合作社勾通一氣，保子兄弟，你快去求情吧。

瑞：那你快去瞧瞧去吧！

崔：我去也不保準，他媽的日本人不怎麼好說話。

瑞：保子兄弟你快去說說，也許求下來了？反正我又答應給「皇軍」辦事，還不是一家人麼？

村：這事非你去不成，去晚了老頭給打壞啦。

崔：好，那我去一趟碰碰看。

（崔保子和村長急下）

（齊瑞把村長拉了一下，村長站着）

村：日本人這趟是特意破壞合作社來的，見布就拿。老頭子打了幾下也不吃勁，我看你先別露面，區小隊也佈置開啦，我去瞧瞧回來我找你。

瑞：那李隊長你照顧一下，

村：對！（說着急下）

（齊瑞不安的來回走）貞：哥，爹不知打的怎麼樣。

瑞：村長不是說打了幾下子，不吃勁麼。

貞：唉！（嘆了口氣）哥，才剛在屋裏我跟你說的事，你看怎麼樣。

瑞：等會看吧，眼時情況變啦，崔保子說的那一套你在屋裏也聽見啦，他和日本人沒問題是一氣衝着咱合作社來的。

貞：崔保子當了漢奸跟日本人一氣破壞合作社，咱們抗日政府要抓他，大凡受過合作社好處的鄉親們也饒不了他，論私情他是我的男人，我應該護着他，論他來破壞合作社事，就是大伙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

瑞：你也不要難過，你心裏的話我明白了，只要他悔過自新，咱們邊區也不治他死罪，回頭我跟李隊長說一下鄉親們跟前也有我呢，你放心吧！（村長嫂子扶洛耀上）外邊人聲：『嫂子！你扶大叔進去找我集上有事呢。』

（齊瑞玉貞開門扶洛耀進來，洛耀咬着牙，呻吟着上）

耀：（氣憤地）村長，齊瑞子，你們不要管我，我挨這兩下子，不吃勁，快去招呼集上吧！今個棉花布想法不能叫鬼子弄走，鄉親們下半年吃喝，全靠這點命根子呢！

瑞：爹，你先屋裏息會再說，把事交給我們吧。

（扶爹進去）

耀：（着急地）你們不要管我！快去招呼大伙去吧，鬼子在集上正搶布呢？

村：大叔！你放心，鬼子一疋布也搶不了走。

（村長齊瑞扶洛耀進去。玉貞嫂子低頭嘆氣，外邊皮鞋聲）

日聲：這是誰家？

崔聲：小隊長，這就是我那親戚家。

日聲：進去搜搜，棉花的布的，統統不行。

崔：小隊長，把這事交給我吧，有什麼事朝着我說。

日聲：你的保險，他的良民，良民！

崔聲：保險，保險，良民，良民！

日聲：出了事，你的死了死了的，明白？

崔聲：明白，明白，小隊長到那家去吧。

（皮鞋聲，砸門聲，姑嫂提心吊膽的，隔着門聽，驚慌地怕日本人進來搜查，聽着鬼子叫隔壁二嬸的門去啦）

嫂：（拉玉貞一下，低聲地）到二嬸子家去啦！

（玉貞點頭。村長，齊瑞從房裏出來）

瑞：外邊砸門幹什麼？

嫂：你們小聲點，鬼子剛過去，到二嬸家裏去咧。

村：鬼子集上摸不着，又到各家去搜查啦！

瑞：崔保子跟我說日本人在咱村硬派了五萬斤棉花，還要設立收買站！

（隔壁打架聲，老太太哀告聲）

貞：唉呀！二嬸子也挨打啦。

嫂：打也打不出來布，二嬸子靠合作社過活，可是堅決呢！（打罵聲越來越厲害）

村：才剛鬼子在集上一搶布打人，游擊組和區小隊的小伙子們眼都紅啦，要動手幹！我看今個非武裝

解決不沾啦。

瑞：走，到集上找找李隊長，咱們商議一下，要動起手來，規定什麼暗號，集上由誰指揮轉移，運輸

組怎麼到各家馱布，幹部怎麼分工……

村：走！

（村長齊瑞急下。隔壁打罵不止。嫂把門闔上。玉貞嘆氣）

嫂：大妹子！今個你織這機子布，評議會剛評議是這集的標準模範，叫鬼子一攪，碰的眞巧呀！

貞：嫂子！咱看看爹去吧？

嫂：（嘆一口氣進屋去）……

（崔保子叫門聲）

崔：開門來，嫂子！

（玉貞欲開不開，猶疑着）

崔：嫂子，怎麼連我的聲音聽不出來啦，快開開吧！

（玉貞氣得把門開開）

貞：進來吧，瞧什麼呀！

崔：嚇！好大的氣頭……（站在門口）

貞：要進來就進來，不進來就出去。

（崔保子進來東張西望，稍停）

崔：（突的）咱家就是聯合合作社呀？

貞：（吃驚）什麼？誰說的。

崔：二嫂子說的！

貞：二嬸子說的。她怎不來對證。

崔：二嬸把什麼話都對『皇軍』說咧，合作社叫織布，不賣給皇軍棉花……你們趕快說吧，我在『皇軍』跟前保住你們呢，說出合作社，日本人還給十萬塊錢賞呢！

貞：我不知道什麼合作社。

（說着要進屋去）

崔：（攔住）你看，人家二嬸子都說咧，你們還不說，非等日本人揍你們才說哪。

嫂：（衝出屋來）你憑什麼說俺家是合作社，捉姦要雙，抓賊要贖，拿個憑據來！

崔：憑據？好！（從身上掏出一張紙條）這不是打爹身上搜出來的憑據。

貞：（搶過紙條，撕碎，扔在地下）誰家不買個油，掛個炭的！

崔：（急搶）唉！你怎麼撕了他呀。一會日本人還要看呢？

（崔保子拾起地上碎紙對了半天，左右看玉貞和嫂）

崔：（半晌）不用說這更是真的啦，好，你們說吧！今個是跑不了啦，說吧！

（姑嫂不語）

崔：你們不說呀，那我就搜啦。

嫂：（攔住）崔保子，我家犯什麼王法，輪着你來翻騰！

崔：（嚴厲的撕開一切假面具）老實告你們說吧：今個我和日本人特意衝着合作社來的。

嫂：我早知道你是幹什麼來的。

崔：（無賴地）知道就行。搜搜再說（向小洞門走去）

貞：這裏邊是爛柴火，你要幹什麼？

崔：起開我……（拉玉貞）

（洛耀掙扎爬出來）

耀：（狠狠地）崔保子，你給我滾出去！

崔：剛才我在『皇軍』跟前，把你保下來，我還擔着老大的關係呢？你說了，我保證連累不着你。

耀：崔保子，你六親不認，坑害鄉親們，你忘了你家祖墳啦。

崔：（摔開洛耀，衝進門去）我不管這些，起開我。

耀：崔保子你打死我再搜！（跟着進去）

貞：（急）嫂子！嫂子，你還不快叫我哥去！

（嫂子急跑出去。小洞門裏面翻騰聲。玉貞着急地走到大門口瞭望。崔保子聲——）

『哈！哈！真有合作社呀，還有紡線機子！』

耀聲：崔保子！你打死我再走！

崔聲：去你個老東西！

：（像崔保子把洛耀打的倒聲。半响崔拿一捲棉花線子上）

崔：哈！哈，真有合作社，還有織布機子！

貞：（迎頭攔住）你上那去，你把爹打暈過去，你還是人麼？

崔：你別管，起開我……

貞：崔保子！想不到你這麼沒良心，算我瞎了眼，白指望你改好！

上)

嫂：(跑出來)爹！外邊打起來啦！

瑞：把地窖子口打開，準備運輸組來歇，各小組都劃分好啦，一組運一組的，(說完把大袍一甩，衝出大門去)

(外邊槍聲、人聲。嫂把鍋端下來，鑽進地窖子去。不久齊瑞領一些人上)

瑞：爹：這是那邊運輸第五組，把布線子交給他們吧？(說完又急跑下去)

(嫂子從地窖裏往上遞布)

運輸組長在喊：運輸組拿布呀，拿着布在東頭大廟集合，等都齊了，區小隊掩護一塊過溝……

(對耀)大叔你過數吧。

耀：(興奮的忘了疼數着)一疋、二疋、三疋、四疋、五疋、六疋……(運輸組員一個跟一個拿着布急走出門去)

運輸組長：老大叔，我給你打條子！

(外邊槍聲，人聲漸靜。運輸組長在寫條子。齊瑞和村長帶兩武裝上)

瑞：崔保子就在屋裏。

村：鬼子和警備隊都抓着啦，一個也沒跑。

瑞：爹，各組的布，線子都運走啦，條子也開給各家啦，我們先把崔保子，鬼子的布送到溝那邊去。

合作社的賬回來再算，下期的貸款，這集就往外借吧，(對武裝)到屋裏把崔保子叫出來。

耀：村長，派人到崗樓報告去沒有？

村：報告去啦，就說八路軍搶集啦，把日本人、布、棉花都搶走啦。

（帶崔保子上）

耀：崔保子，你親眼看見了吧，這不就是合作社。

崔：你們看我一個作買賣的……（對玉貞）你給我求求情吧，不看金面，還看佛面。

（玉貞把頭扭過去）

瑞：去吧！你別怕，叫你到溝那邊受訓去。

崔：我……我……

（大伙擁保子走並說）

：『你別怕，叫你受訓去！爲的你學好，學好了回來，跟我們一塊抗日！』

瑞：（對大伙）我們走吧，爹，貞，兩三天我就回來。

嫂：（從房裏拿出個口袋來）你把這幾個麵餅帶上，你和他妹夫，路上好吃。

瑞：（對嫂）好好勸勸玉貞……（對玉貞）你放心，我們教育好，還帶他回來，（對洛耀）

爹！我們走啦。

（大伙一擁而下）

耀：（對村長）村長，咱們合作社據點暴露啦，咱們也該搬搬家啦。

村：對！反正咱們合作社帶着腿，大家伙齊心，咱們動手搬吧！

（外邊哨聲………鐘聲………人聲………）

（幕急落）

後記

爲了各地方的劇社和文藝工作需要，我們選了這三個短劇編爲『解放區獨幕劇選』。這三個劇本都是以抗戰期間敵後人民的對敵鬭爭爲題材的。在這短短的三個獨幕劇中，使我們看到當時處在敵後的人民的鬭爭生活是如何艱難，困苦，複雜而又頻繁。同時也反映出在這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被鍛鍊得多麼勇敢，機智，堅定而賦有民族氣節啊！這種敵後人民創造的公開與隱蔽，合法與非法相滲合的鬭爭方式與方法，和對敵人作韌性的鬭爭的精神，對於今天新解放區或蔣管區的廣大人民都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把眼光放遠點』的執筆者胡丹佛同志，原在延安魯迅文藝學院戲劇系學習，一九三九年前方，繼續在華北聯合大學學戲劇，畢業後參加火線劇社轉入敵後活動，直至抗戰勝利之後，仍隨劇社在冀中軍區工作。當他們劇社分散工作的時候，他曾作過地方政權工作和羣衆工作。據他自己對我說，當他在冀中肅寧縣作羣衆工作的時候會結識了一個五十來歲的乾娘，對他非常之好，不但在生活照顧他十分週到，而且能把心裏的什麼話都對他講，甚至到晚上可以如同親生的母子關係一樣同睡在一條炕上擦天。他這種和羣衆打成一片的樂趣是非常令人羨慕的。『糧食』的執筆者洛汀同志，是晉察冀聞名的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中堅之一，他隨『西戰團』跑遍了晉察冀邊區，做過不少的地方羣衆工作，對敵後的鬭爭生活，有着很深的體驗。後來，隨『西戰團』回到延安，便在魯藝進行他的總結

和提高他的工作。『保衛合作社』的執筆者賈克同志是『魯藝』第一期的學生，畢業後也在前方加入『西戰團』從事創作部門的工作，同樣在地方上做過縣政府的科員和區指導員等職的政權、羣衆工作。四四年也隨『西戰團』回到魯藝作他的提高工作。此外，其他參加集體創作的同志，也都一樣的是或爲部隊，或爲政權，或爲羣衆工作的參加者，和在敵後作了多年的戲劇工作的人。

由於這些作者都是在戰爭的砲火中成長，飽嘗了敵後的鬪爭經驗，所以這些劇本能够給我們如此真實地展示出各種活生生的畫面來。『把眼光放遠點』一劇，已經有周揚同志的序言給我們作了最恰當的評價，不必再說。『糧食』一劇，也反映了當時對敵鬪爭的一種主要現實。誰都知道，在抗戰的相持階段中，敵後的鬪爭幾乎全集中在糧食的爭奪上面。這裏雖然沒有八路軍的正面出場，都從羣衆的行動中顯示出八路軍的影響和對他們的愛戴。這樣的堅決、勇敢、鎮靜而機智的性格的描寫，是敵後各種新的人物的典型的表現。『保衛合作社』一劇，同樣反映了當時敵後鬪爭的另一重要現實——對棉花的爭奪。在這裏，除了給我們看到民主政府如何爲羣衆謀福利，羣衆如何愛護政府爲自己辦的合作社的關係之外，還使我們看到人民在這緊要關頭所表現的高尙的民族氣節。雖然，在這一劇中的人物性格的創作比較薄弱，但在語言的運用上却也有其流利的地方。總之，不論從作者的藝術思想或表現形式來看，這三個劇本的創作都已相當程度的洗刷了小資產階級的感情和標語口號的公式而達到了和羣衆相結合的地步。縱然有些人物的性格還不甚完整，但從整個的說來却已達到了一定的水平。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東西，值得我們推薦的。劇作者在這裏所達到的成績是值得學習和表揚的。

不過從整個的事業上說，在這八年的抗日戰爭中，我們劇作方面的產量畢竟太少了。八年的時間是多麼綿長，民族戰爭的內容是多麼豐富而多樣啊！雖然戰爭開頭，由於當時的抗戰高潮，造成『抗

『救亡』戲劇的空前發展，那時的獨幕劇尤其活躍，劇本成爲當時出版界最熱鬧的一部門。但是自武漢失陷之後，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結果，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政治生活的不安，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相繼遭到壓迫以至取消，阻礙了蔣管區內的文化運動走向羣衆和實際相結合的前途。於是大後方的劇作者們迫不得已，便只好向歷史或其他隱晦的方面去找尋題材了。雖然由於進步的劇作者們的鬪爭和努力，曾給我們產生了有如夏衍先生的『心防』和『法西斯細菌』，于伶先生的『夜上海』，宋之的先生的『霧重慶』，陳白塵先生的『升官圖』和『魔窟』，郭沫若先生的歷史劇『屈原』和曹禺先生的『突變』和『北京人』等等的寶貴劇本，以及從來沒有寫過劇本的茅盾先生也寫了『清明前後』，老舍先生也寫了『國家至上』（和宋之的合作），『殘霧』等劇作。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如果不是蔣介石反動政策的壓迫，大後方劇作者們的創作決不止這些數目，其反映當時現實的深度和廣度也決不限於此。而分散在各演劇隊中的青年劇作者們的創作，那更是不可計量的。

至於在解放區，也同樣由於蔣介石反動政策的影響，加重了我們對敵鬪爭的負擔，處在敵後的戲劇工作者，終日忙於應付敵人頻繁的掃蕩。從政治攻勢以至直接參加武裝鬪爭，多少人在火線上流血而至犧牲了性命。在這種情況之下，要想從事於比較安定的藝術創作，自然不大便利。這是原因之一。另外，在整風之前，我們戲劇工作者本身的思想問題沒有解決，還不知道要自己的作品爲羣衆所歡迎，必須首先改造自己底小資產階級思想和情感，沒有羣衆觀點，便不能真正的體驗羣衆生活，因而不能產生爲羣衆所歡迎的作品，這又是一個原因。整風之後，確實使我們大進了一步，新歌劇的創作方面，從『兄妹開荒』開始，而『趙富貴自新』，『牛永貴掛彩』，『劉順清』，『周子山』，以至『徐海水』和『白毛女』；另外還有類似的，『王德瑣減租』，『過光景』和『王秀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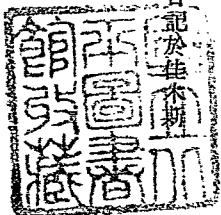
等等。話劇方面有『抓壯丁』，『同志，你走錯了路』，『李國瑞』，『減租』，『過關』和歷史劇『李閻王』，在舊劇改造方面，有『血淚仇』，『還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等篇。此外，一定也還有許多沒有爲我們所看到，或看到而沒有寫在這裏的，這確實是一個大成績，但是和我們的實際需要比較起來，却又不能不還嫌太少了。特別是今天，自衛戰爭已被迫在全面展開的時候，我們尤其有加倍努力的必要。這三個劇本也是整風後的成績之一部份，現在編造成集，一則爲目前工作之需，二則爲我們的記程碑，希望我們的創作事業從這個基礎之上再往前發展，用我們更大的力量來服務於我們目前的神聖的自衛戰爭，同時也更大的豐富我們的劇作目錄。

最後，這三個劇本，都是以集體創作的方式所產生，在演出之後又不斷的集中了觀衆的意見而完成的。『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目前當我們許多新的劇作者都還在成長過程中的時候，我們覺得這種集體創作的方式更有提倡的必要。因此，這對於在創作上不願意聽取別人的意見，或對集體創作這種方式還有懷疑的人，也是一種事實的說明。

舒非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

記於桂林





•6
•8

選劇幕獨區

再版，佳2001—4000。

定價：420元